



北齊書目錄

凡五十卷

本紀八卷

列傳四十二卷

北齊書卷一

神武上

帝紀第一

北齊書卷二

神武下

帝紀第二

北齊書卷三

文襄

帝紀第三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文宣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廢帝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孝昭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武成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後主

幼主

北齊書卷九

列傳第一

神武婁后

文襄元后

文宣李后

孝昭元后

武成胡后

後主斛律后

胡后

穆后

北齊書卷十

列傳第二

高祖十一王

永安簡平王浚

平陽靖翼王淹

彭城景思王浟

上黨剛肅王渙

襄城景王洸

任城王湝

高陽康穆王湜

博陵文簡王濟

華山王凝

馮翊王潤

漢陽敬懷王洽

北齊書卷十一

列傳第三

文襄六王

河南康舒王孝瑜

廣寧王孝珩

河間王孝琬

蘭陵武王孝瓘

安德王延宗

漁陽王紹信

北齊書卷十二

列傳第四

文宣四王

太原王紹德

范陽王紹義

西河王紹仁

隴西王紹廉

孝昭六王

樂陵王百年

始平王彥德

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

汝南王彥忠

汝南王彥理

武城十二王

南陽王綽

琅邪王儼

齊安王廓

北平王貞

高平王仁英

淮南王仁光

北齊書目錄
匹河王仁幾

樂安王仁邕

潁川王仁儉

安陽王仁雅

丹陽王仁直

東海王仁謙

北齊書卷十三

列傳第五

趙郡王琛子獻

清河王岳子勤

北齊書卷十四

列傳第六

廣平公盛

陽州公永樂弟長弼

襄樂王顯國

上樂王思宗子元海

平秦王歸彥

武興王曾

長樂太守靈山從兄伏護

北齊書卷十五

列傳第七

竇泰

尉景

婁昭子獻

庫狄干子士文

韓軌

潘樂

北齊書卷十六

列傳第八

段榮子韶

北齊書卷十七

列傳第九

斛律金子光美

北齊書卷十八

列傳第十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北齊書卷十九

列傳第十一

賀拔允

蔡儁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劉貴

任延敬

莫多婁貸文

高市貴

庫狄迴洛

庫狄盛

薛孤延

張保洛

侯莫陳相

北齊書卷二十

列傳第十二

張瓊

斛律羗舉

堯雄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薛循義

叱利平

步大汗薩

慕容儼

北齊書卷二十一

列傳第十三

高乾

弟昂 弟季式

封隆之

子子繪

北齊書卷二十二

列傳第十四

李元忠

盧文偉

李義深

北齊書卷二十三

列傳第十五

魏蘭根

崔陵 子瞻

北齊書卷二十四

列傳第十六

孫搢

陳元康

杜弼

北齊書卷二十五

列傳第十七

張纂

張亮

張耀

趙起

徐遠

王峻

王紘

北齊書卷二十六

列傳第十八

薛琡

敬顯儁

平鹽

北齊書卷二十七

列傳第十九

万俟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韋子粲

北齊書卷二十八

列傳第二十

元坦

元斌

元孝友

元暉業

元弼

元韶

北齊書卷二十九

列傳第二十一

李渾

子湛

渾弟繪

族子公緒

李璵

弟瑾

族弟曉

鄭述祖

子元德

北齊書卷三十

列傳第二十二

崔暹

子達掣

高德政

崔昂

北齊書卷三十一

列傳第二十三

王昕

弟晞

北齊書卷三十二

列傳第二十四

陸法和

王琳

北齊書卷三十三

列傳第二十五

蕭明

蕭祗

蕭退

蕭放

徐之才

北齊書卷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六

楊愔

燕子獻

宋欽道

鄭顥

北齊書卷三十五

列傳第二十七

裴讓之

弟諷之

讞之

皇甫和

李構

張宴之

陸印

王松年

劉禕

北齊書卷三十六

列傳第二十八

邢邵

北齊書卷三十七

列傳第二十九

魏收

北齊書卷三十八

列傳第三十

辛術

趙彥深

北齊書卷三十九

列傳第三十一

元文遙

崔季舒

祖珽

北齊書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二

尉瑾

馮子琮

赫連子悅

唐邕

白建

北齊書卷四十一

列傳第三十三

暴顯

皮景和

鮮于世榮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傅伏

高保寧

北齊書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四

陽斐

盧潛

崔劼

盧叔武

陽休之

袁聿脩

北齊書卷四十三

列傳第三十五

李稚廉

封述

許惇

羊烈

源彪

北齊書卷四十四

列傳第三十六

儒林

李鉉

刁柔

馮偉

張買奴

劉軌思

鮑季詳

邢峙

劉晝

馬敬德子元熙

張景仁

權會

張思伯

張雕

孫靈暉

石曜

北齊書卷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七

文苑

祖鴻勳

李廣

樊遜

劉逖

荀士遜

顏之推

袁爽
朱才

韋道遜
荀仲舉

江旰
蕭慈

陸豫
古道子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八

循吏

張華原

宋世良

弟世軌

郎基

孟業

崔伯謙

蘇瓊

房豹

路去病

北齊書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九

酷吏

邱玕

宋遊道

盧斐

畢義雲

北齊書卷四十八

列傳第四十

外戚

趙猛

婁叡

尔朱文暢

鄭仲禮

李祖昇

元蠻

胡長仁

北齊書卷四十九

列傳第四十一

方伎

由吾道榮

王春

信都芳

宋景業

許遵

吳遵世

趙輔和

皇甫玉

解法選

魏寧

慕容懷文

張子信

馬嗣明

北齊書卷五十

列傳第四十二

恩倖

郭秀

和士開

穆提婆

高阿那肱

韓鳳

韓寶業

北齊書目錄終

萬曆三十四年刊

北齊書目錄

一一

北齊書卷一

帝紀第一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神武上

齊高祖神武皇帝姓高名歡字賀六渾渤海蓊人也六世祖隱晉玄菟太守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三世仕慕容氏及慕容寶敗國亂湖率眾歸魏為右將軍湖生四子第三子謚仕魏位至侍御史坐法徙居懷朔鎮謚生

皇考樹性通率不事家業任居白道南數有赤光紫氣之異隣人以爲怪勸徙居以避之皇考曰安知非吉居之自若及神武生而皇妣韓氏殂養於同產姊昏鎮獄隊尉景家神武既累世北邊故習其俗遂同鮮卑長而深沉有大度輕財重士爲豪俠所宗目有精光長頭高顴齒白如玉少有人傑表家貧及聘武明皇后始有馬得給鎮爲隊主鎮將遼西段長常奇神武貌謂曰君有康濟才終不徒然便以子孫爲託及貴追贈長司空擢其子寧用之神武自隊主轉爲函使嘗乘驛過建興雲霧晝晦雷聲隨之半日乃絕若有神應者每行道路往

來無風塵之色又嘗夢履衆星而行覺而內喜爲函使六年每至洛陽給令史麻祥使祥嘗以肉啗神武神武性不立食坐而進之祥以爲慢已答神武四十及自洛陽還傾產以結客親故怪問之荅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爲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乃有澄清天下之志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奔走之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友結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見一赤兔每搏輒逸遂至迴澤澤中有

茆屋將奔入有狗自屋中出噬之鷹兔俱死神武怒以
鳴鏑射之狗斃屋中有二人出持神武襟甚急其母兩
目盲曳杖呵其二子曰何故觸大家出甕中酒烹羊以
飯客因自言善暗相遍捫諸人皆貴而指麾俱由神武
又曰子如歷位顯智不善終飯竟出行數里還更訪之
則本無人居乃向非人也由是諸人益加敬異孝昌元
年柔玄鎮人杜洛周反於上谷神武乃與同志從之醜
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雋圖之不果而逃爲其騎所
追文襄及魏末熙后背幼武明后於牛上抱負之文襄
屢落牛神武彎弓將射之以決去后呼榮求救賴榮遽

下取之以免遂奔葛榮又亡歸尔朱榮於秀容先是劉
貴事榮盛言神武美至是始得見以憔悴故未之奇也
貴乃爲神武更衣復求見焉因隨榮之廐廐有惡馬榮
命翦之神武乃不加羈絆而翦竟不蹄齧已而起曰御
惡人亦如此馬矣榮遂坐神武於牀下屏左右而訪時
事神武曰聞公有馬十二各色別爲羣將此竟何用也
榮曰但言爾意神武曰方今天子愚弱太后淫亂孽寵
擅命朝政不行以明公雄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而
清帝側霸業可舉鞭而成此賀六渾之意也榮大悅語
自日中至夜半乃出自是每參軍謀後從榮徙據并州

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每從外歸主人遙聞行
響動地蒼鷹毋數見團焦赤氣赫然屬天又蒼鷹嘗夜
欲入有青衣人拔刀叱曰何故觸王言訖不見始以爲
異密覘之唯見赤蛇蟠牀上乃益驚異因殺牛分肉厚
以相奉蒼鷹毋求以神武爲義子及得志以其宅爲第
號爲南宅雖門巷開廣堂宇崇麗其本所住團焦以石
聖塗之留而不毀至文宣時遂爲宮旣而榮以神武爲
親信都督于時魏明帝銜鄭儼徐紇逼靈太后未敢制
私使榮舉兵內向榮以神武爲前鋒至上黨明帝又私
詔停之及帝暴崩榮遂入洛因將篡位神武諫恐不聽

請鑄像卜之鑄不成乃止孝莊帝立以定策勳封銅鞮
伯及介朱榮擊葛榮令神武喻下賊別稱王者七人後
與行臺于暉破羊侃于泰山尋與元天穆破邢杲于濟
南累遷第三鎮人會長常在榮帳內榮嘗問左右曰一
日無我誰可主軍皆稱介朱兆曰此正可統三千騎以
還堪代我主衆者唯賀六渾耳因誡兆曰爾非其匹終
當爲其子穿鼻乃以神武爲晉州刺史於是大聚歛因
劉貴貨榮下要人盡得其意時州庫角無故自鳴神武
異之無幾而孝莊誅榮及介朱兆自晉陽將舉兵赴洛
召神武神武使長史孫騰辭以絳蜀汾胡欲反不可委

去兆恨焉騰復命神立曰兆舉兵犯土此大賊也吾不能久事之自是始有圖兆計及兆入洛執莊帝以北神武聞之大驚又使孫騰僞賀兆因密覘孝莊所在將劫以舉義不果乃以書喻之言不宜執天子以受惡名於海內兆不納殺帝而與尔朱世隆等立長廣王曄改元建明封神武爲平陽郡公及費也頭純豆陵步藩入秀容逼晉陽兆徵神武神武將往賀拔焉過兒請緩行以弊之神武乃往逗遛辭以河無橋不得渡步藩軍盛兆敗走初孝莊之誅尔朱榮知其黨必有逆謀乃密敕步藩令襲其後步藩既敗兆等以兵勢日盛兆又請救於

神武神武內圖兆復慮步藩後之難除乃與兆悉力破之藩死深德神武誓爲兄弟時世隆度律彥伯共執朝政天光據關右兆據并州仲遠據東郡各擁兵爲暴天下苦之葛榮衆流入并肆者二十餘萬爲契胡陵暴皆不聊生大小二十六反誅夷者半猶草竊不止兆患之問計於神武神武曰六鎮反殘不可盡殺宜選王素腹心者私使統焉若有犯者直罪其帥則所罪者寡兆曰善誰可行也賀拔允時在坐請神武神武拳歐之折其一齒曰生平天柱時奴輩伏處分如鷹犬今日天下安置在王而阿鞠泥敢誣下岡上請殺之兆以神武爲誠

遂以委焉神武。醉醒後或致疑貳遂出宣言受
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命乃建牙楊曲川陳部分有
款軍門者絳巾袍自稱梗楊驛子願廁左右訪之則以
力聞常於并州市搯殺人者乃署爲親信都督兵士素
惡兆而樂神武於是莫不皆至居無何又使劉貴請兆
以并肆頻歲霜旱降戶掘黃鼠而食之皆面無穀色徒
汚人國土請令就食山東待溫飽而處分之兆從其議
其長史慕容紹宗諫曰不可今四方擾擾人懷異望况
高公雄畧又握大兵將不可爲兆曰香火重誓何所慮
也紹宗曰親兄弟尚爾難信何論香火時兆左右已受

神武金因譖紹宗與神武舊有隙兆乃禁紹宗而催神
武發神武乃自晉陽出滏口路逢介朱榮妻北鄉長公
主自洛陽來馬三百匹盡奪易之兆聞乃釋紹宗而問
焉紹宗曰猶掌握中物也於是自追神武至襄垣會漳
水暴長橋壞神武隔水拜曰所以借公主馬非有他故
備山東盜耳王受公主言自來賜追今渡河而死不辭
此衆便叛兆自陳無此意因輕馬渡與神武坐幕下陳
謝遂授刀引頭使神武斫已神武大哭曰自天柱薨背
賀六渾更何所仰願大家千萬歲以申力用今旁人構
閒至此大家何忍復出此言兆投刀於地遂刑白馬而

盟誓爲兄弟留。夜飲尉景伏壯士欲執兆神武齧臂止之曰今殺之其黨必奔歸聚結兵饑馬瘦不可相支若英雄崛起則爲害滋甚不如且置之兆雖勁捷而兇狡無謀不足圖也旦日兆歸營又召神武神武將上馬詣之孫騰牽衣乃止兆隔水肆罵馳還晉陽兆心腹念賢領降戶家累別爲營神武僞與之善觀其佩刀因取之以殺其從者從者盡散於是士衆咸悅倍願附從初魏真君內學者奏言上黨有天子氣云在壺關大王山武帝於是南巡以厭當之累石爲三封斬其北鳳凰山以毀兵形後上黨人居晉陽者號上黨坊神武實居之

及是行舍大王山六旬而進將出滏口倍加約束織毫之物不聽侵犯將過麥地神武輒步牽馬遠近聞之皆稱高儀同將兵整肅益歸心焉遂前行屯鄴求糧相州刺史劉誕誕不供有軍營租米神武自取之魏晉泰元年二月神武軍次信都高乾封隆之開門以待遂據冀州是月尒朱度律廢元畢而立節閔帝欲羈縻神武三月乃白節閔帝封神武爲渤海王徵使人覲神武辭四月癸巳又加授東道大行臺第一鎮人酋長龐蒼鷹自太原來奔神武以爲行臺郎尋以爲安州刺史神武自向山東養士繕甲禁侵掠百姓歸心乃詐爲書言尒朱

兆將以六鎮人勅契苾爲部曲衆皆愁怨又爲并州符
徵兵討步落稽發萬人將遣之孫騰尉景爲請留五日
如此者再神武親送之郊雪涕執別人皆號慟哭聲動
地神武乃喻之曰與爾俱失鄉客義同一家不意在上
乃爾徵召直向西已當死後軍期又當死配國人又當
死柰何衆曰唯有反耳神武曰反是急計須推一人爲
主衆願奉神武神武曰爾鄉里難制不見葛榮乎雖百
萬衆無刑法終自灰滅今以吾爲主當與前異不得欺
漢兒不得犯軍令生死任吾則可不爾不能爲取笑天
下衆皆頓顙死生唯命神武曰若不得已明日推牛饗

士喻以討尒朱之意封隆之進曰千載一時晉天幸甚
神武曰討賊大順也拯時大業也吾雖不武以死繼之
何敢讓焉六月庚子建義於信都尚未顯背尒朱氏及
李元忠與高乾平殷州斬尒朱羽生首來謁神武撫膺
曰今日反決矣乃以元忠爲殷州刺史是時兵威旣振
乃抗表罪狀尒朱氏世隆等祕表不通八月尒朱兆攻
陷殷州李元忠來奔孫騰以爲朝廷隔絕不權立天子
則衆望無所係十月壬寅奉章武王融子渤海太守朗
爲皇帝年號中興是爲廢帝時度律仲遠軍次洛陽尒
朱兆會之神武用竇泰策縱反閭度律仲遠不戰而還

神武乃敗兆於廣阿十一月攻鄴相州刺史劉誕嬰城固守神武起土山爲地道往建大柱一時焚之城陷入地麻祥時爲湯陰令神武呼之曰麻都祥慙而逃永熙元年正月壬午拔鄴城據之廢帝進神武大丞相在國大將軍太師是時青州建義大都督崔靈珍大都督耿翔皆遣使歸附行汾州軍事劉貴棄城來降閏三月介朱天光自長安兆自并州度律自洛陽仲遠自東郡同會鄴衆號二十萬挾洹水而軍節閔以長孫承業爲大行臺總督焉神武令封隆之守鄴自出頓紫陌時馬不滿二千步兵不至三萬衆寡不敵乃於韓陵爲圓陣連

牛驢以塞歸道於是將士皆有死志四面赴擊之介朱兆責神武以背已神武曰本戮力者共輔王室今帝何在兆曰永安枉害天柱我報讐耳神武曰我昔日親聞天柱計汝在戶前立豈得言不反邪且以君殺臣何報之有今日義絕矣乃合戰大敗之介朱兆對慕容紹宗叩心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將輕走紹宗反旗鳴角收聚散卒成軍容而西上高季式以七騎追奔度野馬崗與兆遇高昂望之不見哭曰喪吾弟矣夜久季式還血滿袖斛斯椿倍道先據河橋初晉泰元年十月歲星熒惑鎮星太白聚於觜參色甚明太史占云當有王者興

是時神武起於信都至是而破兆等四月斛斯椿執天
光度律送洛陽長孫承業遣都督賈顯智張歡入洛陽
執世隆彥伯斬之兆奔荊州仲遠奔梁州遂死焉時凶
蠹既除朝廷慶悅初未戰之前月章武人張紹夜中忽
被數騎將踰城至一大將軍前敕紹爲軍導向鄴云佐
受命者除殘賊紹迴視之兵不測整疾無聲將至鄴乃
放焉及戰之日介朱氏軍人見陣外士馬四合蓋神助
也既而神武至洛陽廢節閔及中興主而立孝武孝武
既卽位授神武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世襲定州刺
史增封并前十五萬戶神武辭天柱減戶五萬壬辰還

鄴魏帝餞於乾脯山執手而別七月壬寅神武帥師北
伐介朱兆封隆之言侍中斛斯椿賀拔勝賈顯智等往
事介朱晉皆反噬今在京師寵任必構禍隙神武深以
爲然乃歸天光度律於京師斬之遂自滏口入介朱兆
大掠晉陽北保秀容并州平神武以晉陽四塞乃建大
丞相府而定居焉介朱兆既至秀容分兵守險出入寇
抄神武揚聲討之師出止者數四兆意怠神武揣其歲
首當宴會遣竇泰以精騎馳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
武以大軍繼之二年正月竇泰奄至介朱兆庭軍人因
宴休惶忽見泰軍驚走追破之於赤洪嶺兆自縊神武

親臨厚葬之慕容紹宗以介朱榮妻子及餘衆自保焉
突城降神武以義故待之甚厚神武之入洛也介朱仲
遠部下都督橋寧張子期自滑臺歸命神武以其助亂
且數反覆皆斬之斛斯椿由是內不自安乃與南陽王
寶炬及武衛將軍元毗魏光祿王思政構神武於魏帝
舍人元士弼又奏神武受敕大不敬故魏帝心貳於賀
拔岳初孝明之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曰銅拔打鐵
拔元家世將末好事者以二拔謂拓拔賀拔言俱將衰
敗之兆時司空高乾密啓神武言魏帝之貳神武封呈
魏帝殺之又遣東徐州刺史潘紹業密勅長樂太守龐

蒼鷹令殺其弟昂昂先聞其兄死以稍刺柱伏壯士執
紹業於路得敕書於袍領來奔神武抱其首哭曰天子
枉害司空遽使以白武幡勞其家屬時乾次弟慎在光
州爲政嚴猛又縱部下取納魏帝使之慎聞難將奔
梁其屬曰公家勳重必不兄弟相及乃弊衣推鹿車歸
渤海逢使者亦來奔於是魏帝與神武隙矣阿至羅虜
正光以前常稱藩自魏朝多事皆叛神武遣使招納便
附款先是詔以寇賊平罷行臺至是以殊俗歸降復授
神武大行臺隨機處分神武常資其粟帛議者以爲徒
費無益神武不從撫慰如初其酋帥吐陳等感恩皆從

指麾救曹泥取万俟受洛干大收其用河西費也頭虜
紇豆陵伊利居河池恃險擁衆神武遣長史侯景屢招
不從

北齊書卷一終

北齊書卷二

帝紀第二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音重修

神武下

天平元年正月壬辰神武西伐費也頭虜紇豆陵伊利
於河西滅之遷其部於河東二月永寧寺九層浮圖災
既而人有從東萊至云及海上人咸見之於海中俄而
霧起乃滅說者以為天意若曰方見災魏不寧矣飛

人東海渤海應矣魏帝既有異圖時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隆之喪妻魏帝欲妻以妹騰亦未之信心害隆之泄其言於斛斯椿椿以白魏帝又孫騰帶仗入省擅殺御史金亡來奔稱魏帝過舍人梁續於前光祿少卿元子幹攘臂擊之謂騰曰語爾高王元家兒奉正如此領軍婁昭辭疾歸晉陽魏帝於是以斛斯椿兼領軍分置督將及河南關西諸刺史華山王鷲在徐州神武使邱珍奪其管籥建州刺史韓賢濟州刺史蔡儁皆神武同義魏帝忌之故省建州以去賢使御史中尉蔡儁察儁罪以開府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魏帝逾怒五月下

詔云將征句吳發河南諸州兵增宿衛守河橋六月丁巳魏帝密詔神武曰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畧但表啓未全背吳進討事涉忽忽遂召羣臣議其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防黑獺不虞二則可威吳楚時魏帝將伐神武神武部署將帥慮疑故有此詔神武乃表曰荊州綰接蠻右密迩畿服關隴恃遠將有逆圖臣今潛勦兵馬三萬擬從河東而渡又遣恒州刺史庠狄干瀛州刺史郭瓊汾州刺史斛律金前武衛將軍彭樂擬兵四萬從其來遵津渡遣領軍將軍婁昭相州刺史竇泰前瀛州刺史堯雄并

州刺史高隆之擬兵五萬以討荊州遣冀州刺史尉景
前冀州刺史高敖曹濟州刺史蔡儁前侍中封隆之擬
山東兵七萬突騎五萬以征江左皆約所部伏聽處分
魏帝知覺其變乃出神武表命羣官議之欲止神武諸
軍神武乃集在州僚佐令其博議還以表聞仍以信誓
自明忠款曰臣爲嬖佞所開陛下一旦賜疑令猖狂之
罪亦朱時計臣若不盡誠竭節敢負陛下則使身受天
殃子孫殄絕陛下若垂信赤心使干戈不動佞臣一二
人願斟量廢出辛未帝復錄在京文武議意以答神武
使舍人溫子昇草_以勅子昇遂巡未敢作帝據胡牀拔劍

作色子昇乃爲勅曰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
相體悉而不良之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
聞者疑有異謀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
啓言誓懇惻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畧
不勞尺刃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
若無事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
后土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
與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
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分
討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已來置之度外

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既闇昧不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渾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閒勳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

輪猶欲奮空拳而爭死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壘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歔歔初神武自京師將北以爲洛陽久經喪亂王氣衰盡雖有山河之固土地褊狹不如鄴請遷都魏帝曰高祖定鼎河洛爲永永之基經營制度至世宗乃畢王旣功在社稷宜遵太和舊事神武奉詔至是復謀焉遣三

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
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魏帝又勅神武曰王若厭伏人
情杜絕物議唯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
粟追齊州之軍今蔡雋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
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
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
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爲社稷
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爲山止簣相爲
惜之魏帝時以任祥爲兼尚書左僕射加開府祥棄官
走至河北據郡待神武魏帝乃勅文武官北來者任去

留下詔罪狀神武爲北伐經營神武亦勒馬宣告曰孤
遇尔朱擅權舉大義於四海奉戴主上義貫幽明橫爲
斛斯椿讒構以誠節爲逆首昔趙鞅與晉陽之甲誅君
側惡人今者南邁誅椿而已以高郵爲前鋒曰若用司空
言豈有今日之舉司馬子如答神武曰本欲立小者正
爲此耳魏帝徵兵關右召賀拔勝赴行在所遣大行臺
長孫承業大都督潁川王斌之斛斯椿共鎮武牢汝陽
王暹鎮右濟行臺長孫子彥帥前恒農太守元洪畧鎮
陝賈顯智率豫州刺史斛斯元壽伐蔡雋神武使竇泰
與左廂大都督莫多婁貸文逆顯智韓賢逆暹元壽軍

降秦貸文與顯智遇於長壽津顯智陰約降引軍退軍
司元玄覺之馳還請益師魏帝遣大都督侯幾紹赴之
戰於滑臺東顯智以軍降紹死之七月魏帝躬率大衆
屯河橋神武至河北十餘里再遣口申誠款魏帝不報
神武乃引軍渡河魏帝問計於羣臣或云南依賀拔勝
或云西就關中或云守洛口死戰未決而元斌之與斛
斯椿爭權不睦斌之棄椿徑還給帝云神武兵至即日
魏帝遜於長安己酉神武入洛陽停於永寧寺八月甲
寅召集百官謂曰爲臣奉主匡救危亂若處不諫爭出
不陪隨緩則耽寵爭榮急便逃竄臣節安在遂收開府

儀同三司叱列延慶兼尚書左僕射辛雄兼吏部尚書
崔孝芬都官尚書劉廐兼度支尚書楊機散騎常侍元
士弼金殺之誅其貳也士弼籍没家口神武以萬機不
可曠廢乃與百僚議以清河王亶爲大司馬居尚書下
舍而承制決事焉王稱警蹕神武醜之神武尋至恒農
遂西剋潼關執毛洪賓進軍長城龍門都督薛崇禮降
神武退舍河東命行臺尚書長史薛瑜守潼關大都督
庠狄溫守封陵於蒲津西岸築城守華州以薛紹宗爲
刺史高昂行豫州事神武自發晉陽至此凡四十啓魏
帝皆不答九月庚寅神武還於洛陽乃遣僧道榮奉表

關中又不答乃集百僚四門耆老議所推立以爲自孝
昌衰亂國統中絕神主靡依昭穆失序永安以孝文爲
伯考永熙遷孝明於夾室業喪祚短職此之由遂議立
清河王世子善見議定白清河王王曰天子無父苟使
兒立不惜餘生乃立之是爲孝靜帝魏於是始分爲二
神武以孝武旣西恐逼峭陝洛陽復在河外接近梁境
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遷鄴護軍祖榮贊焉詔
下三日車駕便發戶四十萬狼狽就道神武留洛陽部
分事畢還晉陽自是軍國政務皆歸相府先是童謠曰
可憐青雀子飛來鄴城裏羽翮垂欲成化作鸚鵡子好

事者竊言雀子謂魏帝清河王子鸚鵡謂神武也初孝
昌中山胡劉蠡升自稱天子年號神嘉居雲陽谷西土
歲被其寇謂之胡荒二年正月西魏渭州刺史可朱渾
道元擁衆內屬神武迎納之壬戌神武襲擊劉蠡升大
破之己巳魏帝褒詔以神武爲相國假黃鉞劔履上殿
人朝不趨神武固辭三月神武欲以女妻蠡升太子候
其不設備辛酉潛師襲之其北部王斬蠡升首以送其
衆復立其子南海王神武進擊之又獲南海王及其弟
西海王北海王皇后公卿已下四百餘人胡魏五萬戶
壬申神武朝于鄴四月神武請給遷人廩各有差九月

甲寅神武以州郡縣官多乖法請出使問人疾苦三年
正月甲子神武帥庫狄干等萬騎襲西魏夏州身不火
食四日而至縛稍爲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費也頭斛
拔俄彌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張瓊以鎮守遷其部落五
千戶以歸西魏靈州刺史曹泥與其壻涼州刺史劉豐
遣使請內屬周文圍泥水灌其城不沒者四尺神武命
阿至羅發騎三萬徑度靈州繞出西軍後獲馬五十匹
西師乃退神武率騎迎泥豐生拔其遺戶五千以歸復
泥官爵魏帝詔加神武九錫固讓乃止二月神武令阿
至羅逼西魏秦州刺史建忠王万俟普撥神武以衆應

之三月甲午普撥與其子太宰受洛干幽州刺史叱干
寶樂右衛將軍破六韓常及督將三百餘人擁部來降
八月丁亥神武請均斗尺班於天下九月辛亥汾州胡
王迢觸曹貳龍聚衆反署立百官年號平都神武討平
之十二月丁丑神武自晉陽西討遣兼僕射行臺汝陽
王暹司徒高昂等趣上洛大都督竇泰入自潼關
四年正月癸丑竇泰軍敗自殺神武次蒲津以冰薄不
得赴救乃班師高昂攻剋上洛四月乙酉神武以并肆
汾建晉東雍南汾秦陝九州霜旱人饑流散請所在開
倉賑給六月壬申神武如天池獲瑞石隱起成文曰六

王三川十一月壬辰神武西討自蒲津濟衆二十萬周
文軍於沙苑神武以地阨少却西人鼓譟而進軍大亂
棄器甲十有八萬神武跨橐駝候紅以歸

元象元年三月辛酉神武固請解丞相魏帝許之四月
庚寅神武朝于鄴壬辰還晉陽請開酒禁并賑恤宿衛
武官七月壬午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金墉西魏帝及周文金來赴救大都督庫狄干帥諸
將前驅神武總衆繼進八月辛卯戰於河陰大破西魏
軍俘獲數萬司徒高昂大都督李猛宗顯死之西師之
敗獨孤信先入關周文留其都督長孫子彥守金墉遂

燒營以遁神武遣兵追奔至峭不及而還初神武知西
師來侵自晉陽帥衆馳赴至孟津未濟而軍有勝負既
而神武渡河子彥亦棄城走神武遂毀金墉而還十一
月庚午神武朝於京師十二月壬辰還晉陽

興和元年七月丁丑魏帝進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固
讓乃止十一月乙丑神武以新宮成朝於鄴魏帝與神
武讌射神武降階稱賀又辭渤海王及都督中外諸軍
事詔不許十二月戊戌神武還晉陽

二年十二月阿至羅別部遣使請降神武帥衆迎之出
武州塞不見大獵而還

三年五月神武巡北境使使與蠕蠕通和

四年五月辛巳神武朝鄴請令百官每月面敷政事明揚側陋納諫屏邪親理獄訟褒黜勤怠牧守有愆節級相坐椒掖之內進御以序後園鷹犬悉皆棄之六月甲辰神武還晉陽九月神武西征十月己亥圍西魏儀同三司王思政於玉壁城欲以致敵西師不敢出十二月癸未神武以大雪士卒多死乃班師

武定元年二月壬申北豫州刺史高慎據武牢西叛三月壬辰周文率衆援高慎圍河橋南城戊申神武大敗之於芒山擒西魏督將已下四百餘人俘斬六萬計是

時軍士有盜殺驢者軍令應死神武弗殺將至并州決之明日復戰奔西軍告神武所在西師盡銳來攻衆潰神武失馬赫連陽順下馬以授神武與蒼頭馮文洛扶上俱走從者步騎六七十人追騎至親信都督尉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鬪矢盡而死西魏太師賀拔勝以十三騎逐神武河州刺史劉洪徽射中其二勝稍將中神武段孝先橫射勝馬墮遂免豫洛二州平神武使劉豐追奔拓地至弘農而還七月神武貽周文書責以殺孝武之罪八月辛

未魏帝詔神武爲相國錄尚書事大行臺餘如故固辭
乃止是月神武命於肆州北山築城西自馬陵戍東至
土澄四十日罷十二月己卯神武朝京師庚辰還晉陽
二年三月癸巳神武巡行冀定二州因朝京師以冬春
亢旱請蠲懸責賑窮乏宥死罪以下又請授老人板職
各有差四月景辰神武還晉陽十一月神武討山胡破
平之俘獲一萬餘戶口分配諸州

三年正月甲午開府儀同三司爾朱文暢開府司馬任
曹都督鄭仲禮中府主簿李世林前開府叅軍房子遠
等謀賊神武因十五日夜打簇懷刃而入其黨薛季孝

以告金伏誅丁未神武請於并州置晉陽宮以處配口
三月乙未神武朝鄴丙午還晉陽十月丁卯神武上言
幽安定三州北接奚蠕蠕請於險要脩立城戍以防之
躬自臨履莫不嚴固乙未神武請釋芒山俘桎梏配以
民間寡婦

四年八月癸巳神武將西伐自鄴會兵於晉陽殿中將
軍曹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氣爲客
不利主人則可兵果行傷大將軍神武不從自東西魏
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螳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
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間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螳盡

死九月神武圍玉壁以挑西師不敢應西魏晉州刺史
韋孝寬守玉壁城中出鐵面神武使元盜射之每中其
目用李業與孤虛術萃其北北天險也乃起土山鑿十
道又於東面鑿二十一道以攻之城中無水汲於汾神
武使移汾一夜而畢孝寬奪據土山頓軍五旬城不拔
死者七萬人聚爲一冢有星墜於神武營衆驢金鳴士
皆讐懼神武有疾十一月庚子輿疾班師庚戌遣太原
公洋鎮鄴辛亥徵世子澄至晉陽有惡鳥集亭樹世子
使斛律光射殺之己卯神武以無功表鮮都督中外諸
軍事魏帝優詔許焉是時西魏言神武中弩神武聞之

乃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勅勤歌神武自和之哀感
流涕侯景素輕世子嘗謂司馬子如曰王在吾不敢有
異王無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子如掩其口至是世
子爲神武書召景景先與神武約得書書背微點乃來
書至無點景不至又聞神武疾遂擁兵自固神武謂世
子曰我雖疾爾面更有餘憂色何也世子未對又問曰
豈非憂侯景叛耶口然神武曰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常有飛揚拔扈志顧我能蓄養豈爲汝駕御也今四方
未定勿遽發哀庫狄干鮮卑老公斛律金勅勤老公金
性適直終不負汝可朱渾道元劉豐生遠來投我必無

異心賀拔焉過兒樸實無罪過潘相樂本作道人心和厚汝兄弟當得其力韓軌少戇宜寬借之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少堪敵侯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與汝宜深加殊禮委以經畧

五年正月朔日蝕神武曰日蝕其爲我耶死亦何恨丙午陳啓於魏帝是日崩於晉陽時年五十二祕不發喪六月壬午魏帝於東堂舉哀三日制總哀詔凶禮依漢大將軍霍光東平王蒼故事贈假黃鉞使持節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齊王璽紼輜輶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輕車介士兼備九錫殊禮謚獻武王八月甲申葬

於鄴西北漳水之西魏帝臨送於紫陌天保初追崇爲獻武帝廟號太祖陵曰義平天統元年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畧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有預之統馭軍衆法令嚴肅臨敵制勝策出無方聽斷昭察不可欺犯知人好士全護勳舊性周給每有文教常殷勤款悉指事論心不尚綺靡擢人授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乃至拔於廝養有虛聲無實者稀見任用諸將出討奉行方畧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致奔亡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之飾少能劇飲自當大任不過

三爵居家如官仁恕愛士始范陽盧景裕以明經稱魯郡韓毅以工書顯咸以謀逆見擒並蒙恩宥置之第館教授諸子其文武之士盡節所專見執獲而不罪者甚多故遐邇歸心皆思効力至南威梁國北懷蠕蠕吐谷渾阿至羅咸所招納獲其力用規畧遠矣

北齊書卷二終

北齊書卷三

帝紀第三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文襄

世宗文襄皇帝諱澄字子惠神武長子也母曰婁太后生而岐嶷神武異之魏中興元年立為渤海王世子就杜詢講學敏悟過人詢甚歎服二年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尚孝靜帝妹馮翊長公主時年十二神情雋爽便

若成人神武試問以時事得失辨析無不中理自是軍國籌策皆預之天平元年加使持節尚書令大行臺并州刺史三年入輔朝政加領軍左右京畿大都督時人雖聞器識猶以少年期之而機畧嚴明事無疑滯於是朝野振肅大象元年攝吏部尚書魏自崔亮以後選人常以年勞爲制文襄乃釐改前式銓擢唯在得人又沙汰尚書郎妙選人地以充之至于才名之士咸被薦擢假有未居顯位者皆致之門下以爲賓客每山園游燕必見招攜執射賦詩各盡其所長以爲娛適興和二年加大將軍領中書監仍攝吏部尚書自正光已後天下

多事在任羣官廉潔者寡文襄乃奏吏部郎崔暹爲御史中尉糾劾權豪無所縱捨於是風俗更始私枉路絕乃勝於街衢具論經國政術仍開直言之路有論事上書苦言切至者皆優容之武定四年十一月神武西討不豫班師文襄馳赴軍所侍衛還晉陽五年正月丙午神武崩祕不發喪辛亥司徒侯景據河南反潁州刺史司馬世雲以城應之景誘執豫州刺史高元成襄州刺史李密廣州刺史暴顯等遣司空韓軌率衆討之夏四月壬申文襄朝于鄴六月己巳韓軌等自潁州班師丁丑文襄還晉陽乃發喪告喻文武陳神武遺志七月戊

成魏帝詔以文襄爲使持節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
尚書事大行臺渤海王文襄啓辭位願停王爵壬寅魏
帝詔太原公洋攝理軍國遣中使敦喻八月戊辰文襄
啓申神武遺令請減國邑分封將督各有差辛未朝鄴
固辭丞相魏帝詔曰旣朝野攸憑安危所繫不得令遂
本壞須有權奪可復前大將軍餘如故議者咸云侯景
猶有北望之心但信命不至耳又景將蔡遵道北歸稱
景有悔過之心王以爲信然謂可誘而致乃遺景書曰
先王與司徒契闊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義貫終始
情存歲寒待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一餐者便

致扶輪之効況其重於此乎常以故舊之義欲將子孫
相託方爲秦晉之匹共成劉范之親况聞負杖行歌便
以狼顧反噬不蹈忠臣之路便陷叛人之地力不足以
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爲累卵之危西取救
於宇文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
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信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無
端之說遂懷市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
可見人相疑誤想自覺知闔門大小悉在司寇意謂李
氏未滅猶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但禮
由權奪志在忘私聊遣偏裨前驅致討南充揚州應時

尅復卽欲乘機席卷縣瓠屬以炎暑欲爲後圖且令還
師待時更舉今寒膠向折白露將團方憑國靈龔行天
罰器械精新士馬彊盛內外感恩上下勩力三令五申
可赴湯火使旗鼓相望埃塵相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
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爲福寧人負我不我負人
當開從善之途使有改迷之路若能卷甲來朝垂橐還
闕者卽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所部文武更不追攝
進得保其祿位退則不喪功名今王思政等皆孤軍偏
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掌握脫能刺之想有餘力
卽相加授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患寵妻愛子亦

送相還仍爲通家共成親好君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
稱孤受制於人威名頓盡得地不欲自守聚衆不以爲
彊空使身有背叛之名家有惡逾之禍覆宗絕嗣自貽
伊戚戴天覆地能無愧乎孤子今日不應遣此但見蔡
遵道云司徒本無西歸之心深有悔過之意未知此語
爲虛爲實吉凶之理想自圖之景報書曰僕鄉一布衣
本垂藝用出身爲國綵歷一紀犯危履難豈避風霜遂
得富貴當年榮華身世一旦舉旗旆援鼓枹北面相抗
者何哉寔以畏懼危亡恐招禍害故耳往年之暮尊王
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嬖倖弄權心腹離貳妻

子在宅無事見圍及迴歸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遣斧
鉞已臨旣旌旗相對咫尺不遠飛書每奏冀申鄙情而
羣帥恃雄眇然弗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掘圍堰水僅
存三版舉目相看命縣漏刻不忍死亡出戰城下拘秦
送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死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栢莊何
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勦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權
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福祿官榮自是
天爵勞而後授理不相干欲求吞炭何其謬也然竊人
之財猶謂之盜祿去公室抑謂不取今魏德雖衰天命
未改拜恩私第何足關言賜嗤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

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哀季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
而不法將何以訓竊以分財養幼事歸令終舍宅存孤
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足以自彊身危如累卵然億兆
夷人卒降十亂紂之百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
監輕重由人非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啓聖
處危何苦況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
爵方欲苑五岳而池四海掃氛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
西道泝隴吳越悍勁帶甲千羣秦兵冀馬控弦十萬大
風一振枯幹必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
稱雄又見誣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太甚昔陳

平背楚歸漢則疆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
舍在人奉禮而行神其吐邪書稱士馬精新剋日齊舉
誇張形勢必欲相滅切以寒膠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
塵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
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云危就安今歸正朔轉
禍爲福已脫網羅彼當嗤僕之過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志復中原荆襄廣賴已
屬關右項城縣瓠亦奉江南幸白取之何勞見援然權
變非一理有萬塗爲君計者莫如割地兩和三分鼎峙
燕衛趙晉足相俸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使僕得輸力

南朝北敦姻好束帛自行戎車不駕僕立當世之功君
卒父禰之業各保疆壘聽享歲時百姓又寧四人安堵
孰若驅農夫於壟畝抗勅敵於三方避干戈於首尾當
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克
濟來書曰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此見要庶其可反當
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
楚乞羨自若矧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
不能救之無損復加阮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遵道所
說頗亦非虛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昔與盟主事等琴瑟
讒人間之翻爲讐敵撫弦擣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其

何能述王尋覽書問誰爲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王曰
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王欲聞景於梁又與景書而
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與
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壬申東魏主與
王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衛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
呼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王嘗侍飲舉大觴曰臣澄
勸陛下酒東魏王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
如此生王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歐之三拳奮衣
而出尋遣季舒入謝東魏主賜季舒綵季舒未敢卽受
啓之於王王使取一段東魏主以四百匹與之曰亦一

段耳東魏主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
帝魯連耻本自江海人忠義感君子因流涕三月辛亥
王南臨黎陽濟於虎牢自洛陽從太行而反晉陽於路
遺書百僚以相戒勵朝野承風莫不震肅又令朝臣牧
宰各舉賢良及驍武膽畧堪守邊城務得其才不拘職
業六月王巡北邊城戍賑賜有差七月王還晉陽辛卯
王遇盜而殂時年二十九葬于峻成陵齊受禪追諡爲
文襄皇帝廟號世宗時有童謠曰百尺高竿摧折水底
燃燈燈滅識者以爲王將殂之兆也數日前崔季舒無
故於北宮門外諸貴之前誦鮑明遠詩曰將軍旣下世

部曲亦罕存聲甚淒斷淚不能已見者莫不怪之初梁
將蘭欽子京爲東魏所虜王命以配厨欽請贖之王不
許京再訴王使監厨蒼頭薛豐洛杖之曰更訴當殺爾
京與其黨六人謀作亂時王居北城東栢堂莅政以寵
琅邪公主欲其來往無所避忌所有侍衛皆出於外太
史啓言宰輔星甚微變不出一月王曰小人新杖之故
嚇我耳將欲受禪與陳元康崔季舒等屏斥左右署擬
百官京將進食王却謂諸人曰昨夜夢此奴斫我宜殺
却京聞之寘刀於盤冒言進食王怒曰我未索食爾何
遽來京揮刀曰來將殺汝王自投傷足入于床下賊黨
去床因而見殺先是訛言曰軟脫帽床底喘其言應矣
時太原公洋在城東雙堂入而討賊斃割京等皆漆其
頭祕不發喪徐出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
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未多出於東魏孝靜
紀其間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
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

北齊書卷三終

南曆二十四年刊

北齊書卷三

帝紀

八

北齊書卷四

帝紀第四

隋太子通事舍人空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文宣

顯祖文宣皇帝諱洋字子進高祖第二子世宗之母弟
后初孕每夜有赤光照室后私嘗恠之初高祖之歸
朱榮時經危亂家徒壁立后與親姻相對共憂寒餒帝
時尙未能言欬然應曰得活太后及左右大驚而不敢

言及長黑色大頰允下鱗身重蹠不好戲弄深沉有大
度晉陽有沙門乍愚乍智時人不測呼爲阿秃師帝曾
與諸童共見之歷問祿位至帝舉手再三指天而已口
無所言見者異之高祖嘗試觀諸子意識各使治亂絲
帝獨抽刀斬之曰亂者須斬高祖是之又各配兵四出
而使甲騎僞攻之世宗等怖撓帝乃勒衆與彭樂敵樂
免胄言情猶擒之以獻後從世宗行過遼陽山獨見天
門開餘人無見者內雖明敏貌若不足世宗每嗤之云
此人亦得富貴相法亦何由可解唯高祖異之謂薛琚
曰此兒意識過吾幼時師事范陽盧景裕默識過人景

裕不能測也天平二年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左光祿大夫太原郡開國公武定元年加侍中二
年轉尚書左僕射領軍將軍五年授尚書令中書監京
畿大都督武定七年八月世宗遇害事出倉卒內外震
駭帝神色不變指麾部分自鬻斬羣賊而漆其頭徐宣
言曰奴反大將軍被傷無大苦也當時內外莫不驚異
焉乃赴晉陽親總庶政務從寬厚事有不便者咸蠲省
焉冬十月癸未朔以咸陽王坦爲太傅潘相樂爲司空
十一月戊午吐谷渾國遣使朝貢梁齊州刺史茅靈斌
德州刺史劉領隊南豫州刺史皇甫眷等竝以州內屬

十二月己酉以并州刺史彭樂爲司徒太保賀拔仁爲并州刺史八年春正月庚申梁楚州刺史宋安顧以州內屬辛酉魏帝爲世宗舉哀於東堂梁定州刺史田聰能洪州刺史張顯等以州內屬戊辰魏詔進帝位使持節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齊郡王食邑一萬戶甲戌地豆于國遣使朝貢三月辛酉又進封齊王食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五郡邑十萬戶自居晉陽寢室夜有光如晝旣爲王夢人以筆點已額旦以告館客王曇首曰吾其退乎曇首再拜賀曰王上加點便成主字乃當進也夏五月辛亥帝如

鄴甲寅進相國總百揆封冀州之渤海長樂安德武邑瀛州之河間高陽章武定州之中山常山博陵十郡邑二十萬戶加九錫殊禮齊王如故魏帝遣兼太尉彭城王韶司空潘相樂冊命曰於戲敬聽朕命夫惟天爲大列畧宿而垂象謂地蓋厚疏川岳以阜物所以四時代序萬類駢羅庶品得性羣形不天然則皇王統曆深視高居拱默垂衣寄成師相此則夏伯殷尹竭其股肱周成漢昭無爲而治頃者天下多難國命如旒則我建國之業將墜於地齊獻武王奮迅風雲大濟艱危爰翼朕躬國爲再造經營庶土以至勤憂及文襄承構愈廣前

業康邦夷難道格穹蒼王縱德應期千齡一出惟幾惟
深乃神乃聖大崇霸德寔廣相猷雖冥功妙實藐絕言
象標聲示迹典禮宜宣今申後命其敬虛受王搏風初
舉建旗上地庇民立政時雨滂流下識廉恥仁加水陸
移風易俗自齊變魯此王之功也仍攝天臺總參戎律
策出若神威行朔土引弓竄跡松塞無煙此又王之功
也逮光統前緒持衡匡合華戎混一風海調夷日月光
華天地清晏聲接響隨無思不偃此又王之功也逃矣
炎方逋違正朔懷文曜武授畧申規淮楚連城濯然桑
落此又王之功也關峴衿帶跨躡蕭條腸胃之地岳立

鳴時偏師纔指渙同冰散此又王之功也晉熙之所險
薄江雷迥隔聲教迷方未改命將鞠旅覆其巢穴威畧
風騰傾懾南海此又王之功也羣蠻跋扈世絕南疆搖
蕩邊垂亟爲塵梗懷德畏威向風請順傾陬盡落其至
如雲比又王之功也胡人別種延蔓山谷酋渠萬旅廣
袤千里憑險不恭恣其桀黠有樂淳風相儂叩款粟帛
之調王府充積此又王之功也茫茫涉海世敵諸華風
行鳥逝倏來忽往旣飲醇醪附同膠漆瓊裘委仞奇獸
銜尾此又王之功也秦川尙阻作我仇讐爰挹椒蘭飛
書請好天動其衷辭卑禮厚區宇又寧遐邇畢至此又

王之功也江陰告禍民無適歸蕭宗子第尚相投庇如
鳥還山猶川赴海荆江十部俄而獻割乘此會也將混
來方此又王之功也天平地成率土咸茂禎符顯見史
不停筆既連百木兼呈九尾素過秦雀蒼比周鳥此又
王之功也搜揚管庫衣冠獲序禮云樂云銷沉俱振輕
徭徹賦矜獄寬刑大信外彰深仁遠洽此又王之功也
至有安日下之大勳加以表光明之盛德宣贊洪猷以
左右朕言昔且奭外分毛畢入佐出內之任王宜總之
人謀鬼謀兩儀協契錫命之行義申公道以王踐律蹈
禮軌物蒼生圓首安志率心歸道是以錫王大路戎路

各一玄牡二駟王深重民天唯本是務衣食之用榮辱
所由是用錫王衮冕之服赤舄副焉王深廣惠和易調
風化神祇且格功德可象是用錫王軒懸之樂六佾之
舞王風聲振赫九域咸綏遠人率俾奔走委賚是用錫
王朱戶以居王求賢選衆草萊以盡陳力就列罔非其
人是用錫王納陛以登王英圖猛槩抑揚千品毅然之
節肅是非違是用錫王武賁之士三百人王興亡所繫
制極幽顯紕行天討罪人咸得是用錫王鈇鉞各一王
鷹揚豹變實扶下土狼顧鴟張罔不彈射是用錫王彤
弓一彤矢百盧弓十盧矢千王孝悌之至通於神明率

民興行感達區宇是用錫王秬鬯一卣珪瓚副焉往欽
哉其祇順往冊保弼皇家用終爾休德對揚我太祖之
顯命魏帝以天人之望有歸景辰下詔曰三才剖判百
王代興治天靜地和神敬鬼庇民造物咸自靈符非一
人之大寶實有道之神器昔我宗祖應運奄一區宇歷
聖重光暨於九葉德之不嗣仍離屯圯盜名字者遍於
九服擅制命者非止三公主殺朝危人神靡繫天下之
大將非魏有賴齊獻武王奮揚靈武尅剪多難重懸日
月更綴參辰廟以掃除國由再造鴻勳巨業無得而稱
逮文襄承構世業逾廣邇安遠服海內晏如國命已康

生生得性迄相國齊王緯文經武統茲大業盡叡窮幾
研深測化思隨冥運智與神行恩比春天威同夏日坦
至心於萬物被大道於八方故百僚師師朝無秕政網
疏澤洽率主歸心外盡江淮風靡屈膝辟地懷人百城
奔走關隴慕義而請好瀚漠仰德而致誠伊所謂命世
應期寔撫千載禎符雜選異物同途謳頌填委殊方一
致代終之迹斯表人靈之契已合天道不遠我不獨知
朕入纂鴻休將承世祀籍援立之厚延宗社之筭靜言
大運欣於避賢遠惟唐虞禪代之典近想魏晉揖讓之
風其可昧興替之禮稽神祇之望今便遜於別宮歸帝

位於齊國推聖與能眇符前軌主者宣布天下以時施行又使兼太尉彭城王韶兼司空敬顯雋奉冊曰咨爾相國齊王夫氣分形化物繫君長皇王遞興人非一姓昔放勳馭世沉璧屬子重華握曆持衡擁璇所以英賢茂實昭晰千古豈盛衰有運興廢在時知命不得不授畏天不可不受是故漢劉告否當塗順民曹歷不永金行納禪此皆重規襲矩率由舊章者也我祖宗光宅混一萬寓迄於正光之末奸孽秉權厥政多僻九域離盪永安運窮人靈殄瘁羣逆滔天割裂四海國土臣民行非魏有齊獻武王應期授手鳳舉龍驤舉廢極以立天

扶傾柱而鎮地剪滅黎毒正我墜曆有大德於魏室被博利於蒼生及文襄繼軌誕光前業內剿凶權外摧侵叛遐邇肅晏功格上玄王神祇協德舟梁一世體文昭武追變窮微自舉跡藩旗頌歌總集入統機衡風猷弘遠及大承世業扶國昌家相德日躋霸風愈邈威靈斯暢則荒遠奔馳聲畧所播而隣敵順款以富有之資運英特之氣顧盼之間無思不服圖謀潛蘊千祀彰明嘉禎幽祕一朝紛委以表代德之期用啓興邦之迹蒼蒼在上照臨不遠朕以虛昧猶未逡巡靜言愧之坐而待旦且時來運往媯舜不暇以當陽世革命改伯禹不容

於北固況於寡薄而可踟躕是以仰協穹昊俯從百姓
敬以帝位式授於王天祿永終大命格矣於戲其祇承
曆數允執其中對揚天休斯年千萬豈不盛歟又致璽
書於帝遣兼太保彭城王韶可空敬顯雋奉皇帝璽
綬禪代之禮一依唐虞漢魏故事又尚書令高隆之率
百寮勸進戊午乃卽皇帝位於南郊升壇柴燎告天曰
皇帝臣洋敢用玄牡昭告於皇皇后帝否泰相沿廢興
迭用至道無親應運斯輔上覽唐虞下稽魏晉莫不先
天揖讓考歷歸終魏氏多難年將三十孝昌已後內外
去之世道橫流蒼生塗炭賴我獻武拯其將溺三建元

首再立宗祧掃絕羣凶芟夷奸宄德被黔黎勳光宇宙
文襄嗣武尅構鴻基功浹寰宇威稜海外窮髮懷音西
寇納款青丘保候丹穴來庭扶翼危機重匡頽運是則
有大造於魏室也魏帝以卜世告終上靈厭德欽若昊
天允歸大命以禪於臣洋夫四海至公天下爲一總民
宰世樹之以君旣川岳啓符人神效祉羣公卿士八方
兆庶僉曰皇極乃顧於上魏朝推進於下天位不可以
暫虛遂逼羣議恭膺大典猥以寡薄託於兆民之上雖
天威在顏咫尺無遠循躬自省寶懷祗惕敬簡元辰升
壇受禪肆類上帝以答萬國之心永隆嘉祚保佑有齊

以被於無窮之祚是日京師獲赤雀獻於南郊事畢還
宮御太極前殿詔曰無德而稱代刑以禮不言而信先
春後秋故知惻隱之化天人一揆弘宥之道今古同風
朕以虛薄功業無紀昔先獻武王值魏世不造九鼎行
出乃驅御侯伯大號燕趙拯厥顛墜俾亡則存文襄王
外挺武功內資明德纂戎先業關土服遠年踰二紀世
歷兩都獄訟有適謳歌斯在故魏帝俯遵曆數爰念褻
裳遠取唐虞終同脫屣實幽憂未已志在陽城而羣公
卿士誠守愈切遂屬代終居於民上如涉深水有睠終
朝始發晉陽九尾呈瑞外壇告天赤雀効祉惟爾文武

不貳心之臣股肱爪牙之將左右先王克隆大業永言
誠節共斯休祉思與億兆同始茲日其大赦天下改武
定八年爲天保元年其百官進階男子賜爵鰥寡六疾
義夫節婦旌賞各有差已未詔封魏帝爲中山王食邑
萬戶上書不稱臣答不稱詔載天子旌旗行魏正朔乘
五時副車封王諸子爲縣公邑一千戶奉絹萬匹錢千
萬粟二萬石奴婢二百人水碾一具田百頃園一所詔
追尊皇祖文穆王爲文穆皇帝妣爲文穆皇后皇考獻
武王爲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爲文襄皇帝祖宗之稱
付外速議以聞辛酉尊王太后爲皇太后乙丑詔降魏

朝封爵各有差其信都從義及宣力霸朝者及西來人
并武定六年以來南來投化者不在降限辛未遣大使
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勒長吏厲以廉平興利
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
條得失還以聞奏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六月己卯高麗
遣使朝貢辛巳詔曰頃者風俗流宕浮競日滋家有吉
凶務求勝異婚姻喪葬之費車服飲食之華動竭歲資
以營日富又奴僕帶金玉婢妾衣羅綺始以劬出爲奇
後以過前爲麗上下貴賤無復等差今運屬惟新思蠲
徃弊反朴還淳納民軌物可量事具立條式使儉而獲

中又詔封崇聖侯邑一百戶以奉孔子之祀并下魯郡
以時脩治廟宇務盡褒崇之至詔分遣使人致祭於五
岳四瀆其堯祠舜廟下及孔父老君等載於祀典者咸
秩罔遺詔曰冀州之渤海長樂二郡先帝始封之國義
旗初起之地并州之太原青州之齊郡霸業所在王命
是基君子有作貴不忘本思申恩洽蠲復田租齊郡渤
海可竝復一年長樂復二年太原復三年詔故太傅孫
騰故太保尉景故大司馬婁昭故司徒高昂故尚書左
僕射慕容紹宗故領軍万俟干故定州刺史段榮故御
史中尉劉貴故御史中尉竇泰故殷州刺史劉豐故濟

州刺史蔡儁等竝左右先帝經贊皇基或不幸早徂或
殞身王事可遣使者就墓致祭并撫問妻子慰遠存亡
又詔封宗室高岳爲清河王高隆之爲平原王高歸彥
爲平秦王高思宗爲上洛王高長弼爲廣武王高曾爲
武興王高子瑗爲平昌王高顯國爲襄樂王高獻爲趙
郡王高孝緒爲循城王又詔封功臣庫狄干爲章武王
斛律金爲咸陽王賀拔仁爲安定王韓軌爲安德王可
朱渾道元爲扶風王彭樂爲陳留王潘相樂爲河東王
癸未詔封諸弟青州刺史浚爲永安王尚書左僕射淹
爲平陽王定州刺史洸爲彭城王儀同三司演爲常山

王冀州刺史渙爲上黨王儀同三司清爲襄城王儀同
三司湛爲長廣王潛爲任城王湜爲高陽王濟爲博陵
王凝爲新平王潤爲馮翊王洽爲漢陽王丁亥詔立王
子殷爲皇太子王后李氏爲皇后庚寅詔以太師庫狄
干爲太宰司徒彭樂爲太尉司空潘相樂爲司徒開府
儀同三司司馬子如爲司空辛卯以前太尉清河王岳
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司州牧壬辰詔曰自今已後諸
有文啓論事并陳要密有司悉爲奏聞己亥以皇太子
初入東宮赦畿內及并州死罪己下餘州死降徒流已
下皆原免秋七月辛亥詔尊文襄妃元氏爲文襄皇

后宮曰靜德又詔封文襄皇帝子孝琬爲河間王孝瑜爲河南王乙卯以尚書令平原王隆之錄尚書事尚書左僕射平陽王淹爲尚書令又詔曰古人鹿皮爲衣書囊成帳有懷盛德風流可想其魏御府所有珍奇雜綵常所不給人者徒爲畜積命宜悉出送內後園以供七日宴賜八月詔郡國脩立黌序廣延髦儁敦述儒風其國子學生亦仰依舊詮補服膺師說研習禮經往者文襄皇帝所建蔡邕石經五十二枚卽宜移置學館依次脩立又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謇謇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于一人利兼百姓者必當

寵以榮祿待以不次又曰諸牧民之官仰專意農桑勤心勸課廣收天地之利以備水旱之災庚寅詔曰朕以虛寡嗣弘王業思所以贊揚盛績播之萬古雖史官執筆有聞無墜猶恐緒言遺美時或未書在位王公文武大小降及民庶爰至僧徒或親奉音旨或承傳傍說凡可載之文籍悉宜條錄封上甲午詔曰魏世議定麟趾格遂爲通制官司施用猶未盡善可令羣官更加論究適治之方先盡要切引綱理目必使無遺九月癸丑以散騎常侍車騎將軍領東夷校尉遼東郡開國公高麗王成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領護東夷校尉王公

如故詔梁侍中使持節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承制邵陵王蕭綸爲梁王庚午帝如晉陽拜辭山陵是日皇太子入居涼風堂監總國事冬十月己卯備法駕御金輅入晉陽宮朝皇太后於內殿辛巳曲赦并州太原郡晉陽縣及相國府四獄囚癸未茹茹國遣使朝貢乙酉以特進元韶爲尚書左僕射并州刺史段韶爲尚書右僕射景戌吐谷渾國遣使朝貢壬辰罷相國府留騎兵外兵曹各立一省別掌機密十一月周文帝率衆至陝城分騎北渡至建州甲寅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景寅帝親戎出次城東周文帝聞帝軍容嚴盛歎

曰高歡不死矣遂退師庚午還宮十二月丁丑茹茹庫莫奚國竝遣使朝貢辛丑帝至自晉陽

二年春正月丁未梁湘東王蕭繹遣使朝貢辛亥有事于圓丘以神武皇帝配癸亥親耕籍田于東郊乙酉前黃門侍郎元世寶通直散騎侍郎彭貴平謀逆免死配邊有事於太廟甲戌帝汎舟於城東二月壬辰太尉彭樂謀反伏誅壬寅茹茹國遣使朝貢三月丙午襄城王涓薨己未詔梁承制湘東王繹爲梁使持節假黃鉞相國建梁臺總百揆承制梁交州刺史李景盛梁州刺史馬嵩仁義州刺史夏侯珍洽新州刺史李漢等竝率州

內附庚申司空司馬子如坐事免夏四月壬辰梁王蕭
繹遣使朝貢閏月乙丑室韋國遣使朝貢五月丙戌合
州刺史斛斯顯攻尅梁歷陽鎮丁亥高麗國遣使朝貢
是月侯景廢梁簡文立蕭棟為主六月庚午以前司空
司馬子如爲太尉七月壬申茹茹遣使朝貢癸酉行臺
郎邢景遠破梁龍安戍獲鎮城李洛文巳卯改顯陽殿
爲昭陽殿九月壬申詔免諸伎作屯牧雜色役隸之徒
爲白戶癸巳帝如趙定二州因如晉陽冬十月戊申起
宣光建始嘉福仁壽諸殿庚申蕭繹遣使朝貢丁卯文
襄皇帝神主入于廟十一月侯景廢梁主僭卽僞位於

建鄴自稱曰漢十二月中山王

三年春正月丙申帝親討暉莫奚於代郡大破之獲雜
畜十餘萬分賚將士各有差以奚口付山東爲民二月
茹茹主阿那瓌爲突厥虜所破壞自殺其太子菴羅辰
及瓌從弟登注俟利發注子庫提竝擁衆來奔茹茹餘
衆立注次子鐵伐爲主辛丑契丹遣使朝貢二月戊子
以司州牧清河王岳爲使持節南道大都督司徒潘相
樂爲使持節東南道大都督及行臺辛術率衆南伐癸
巳詔進梁王蕭繹爲梁主夏四月壬申東南道行臺辛
術於廣陵送傳國璽甲申以吏部尚書楊愔爲尚書右

僕射丙申室韋國遣使朝貢六月乙亥清河王岳等班
師下未帝至自晉陽乙卯帝如晉陽九月辛卯帝自并
州幸離石冬十月乙未至黃櫨嶺仍起長城北至社干
戍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戍十一月辛巳梁主蕭繹卽帝
位於江陵是爲元帝遣使朝貢十二月壬子帝還宮戊
午帝如晉陽

四年春正月丙子山胡圍離石戊寅帝討之未至胡已
逃竄因巡三堆戍大狩而歸戊寅庫莫奚遣使朝貢已
丑改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二月送茹茹主鐵伐登注
及子庫提還北鐵伐尋爲契丹所殺國人復立登注爲

主仍爲其大人阿富提等所殺國人復立庫提爲主夏
四月戊戌帝還宮戊午西南有大聲如雷五月庚午帝
校獵於林慮山戊子還宮九月契丹犯塞壬午帝北巡
冀定幽安仍北討契丹冬十月丁酉帝至平州遂從西
道趣長蘆詔司徒潘相樂率精騎五千自東道趣青山
辛丑至白狼城壬寅經昌黎城復詔安德王韓軌率精
騎四千東趣斷契丹走路癸卯至陽師水倍道兼行掩
襲契丹甲辰帝親踰山領爲士卒先指麾奮擊大破之
虜獲十萬餘口雜畜數十萬頭樂又於青山大破契丹
別部所虜生口皆分置諸州是行也帝露頭袒膊晝夜

不息行千餘里唯食肉飲水壯氣彌厲丁未至營州丁巳登碣石山臨滄海十一月己未帝自平州遂如晉陽閏月壬寅梁帝遣使來聘十二月己未突厥復攻茹茹茹茹舉國南奔癸亥帝自晉陽北討突厥迎納茹茹乃廢其主庫提立阿那瓌子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州給其稟餼繒帛親追突厥於朔州突厥請降許之而還於是貢獻相繼

五年春正月癸巳帝討山胡從離石道遣太師咸陽王斛律金從顯州道常山王演從晉州道犄角夾攻大破之斬首數萬獲雜畜十餘萬道平石樓石樓絕險自魏

世所不能至於是遠近山胡莫不懾服是月周文帝廢西_七立齊王廓是爲恭帝三月茹茹菴羅辰叛帝親討大破之辰父子北遁太保賀拔仁坐違節度除名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晉陽討之至恒州黃瓜堆虜騎散走時大軍已還帝率麾下千餘騎遇茹茹別部數萬四面圍逼帝神色自若指畫形勢虜衆披靡遂縱兵潰圍而出虜不退走追擊之伏尸二十里獲菴羅辰妻子及生口三萬餘人五月丁亥地豆干契丹等國金遣使朝貢丁未北討茹茹大破之六月茹茹率部衆東徙將南侵帝率輕騎於金山下邀擊之茹茹聞而遠遁秋

七月戊子肅慎遣使朝貢壬辰降罪人庚戌帝至自北
伐八月丁巳突厥遣使朝貢庚子以司州牧清河王岳
爲太保司空尉粲爲司徒太子太師侯莫陳相爲司空
尚書令平陽王淹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尚書令中書
令上黨王渙爲尚書左僕射乙亥儀同三司元旭以罪
賜死丁丑帝幸晉陽己卯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平
原王高隆之薨是月詔常山王演上黨王渙清河王岳
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城嚴城
河南城九月帝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周師不出乃如
晉陽冬十月西魏伐梁元帝於江陵詔清河王岳河東

王潘相樂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救之未至而江陵陷梁
元帝爲西魏將于謹所殺梁將王僧辯在建康共推晉
安王蕭方智爲太宰都督中外諸軍承制置百官十二
月庚申帝北巡至達速嶺覽山川險要將起長城
六年春正月壬寅清河王岳以衆軍渡江剋夏首送梁
郢州刺史陸法和詔以梁散騎常侍貞陽侯蕭明爲梁
王遣尚書左僕射上黨王渙率衆送之二月甲子以陸
法和爲使持節都督荆雍江巴梁益湘萬交廣十州諸
軍事太尉公大都督西南道大行臺梁鎮北將軍侍中
荊州刺史宋蒞爲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郢州刺史甲戌

上黨王渙剋譙郡三月丙戌上黨王渙剋東關斬梁將
裴之橫俘斬數千景申帝至自晉陽封世宗二子孝珩
爲廣寧王延宗爲安德王戊戌帝臨昭陽殿聽獄決訟
夏四月庚申帝如晉陽丁卯儀同蕭軌克梁晉熙城以
爲江州戊寅突厥遣使朝貢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
逼魯山城五月乙酉鎮城李仲偈擊斬之庚寅帝至自
晉陽蕭明入于建鄴丁未茹茹遣使朝貢六月壬子詔
曰梁國遘禍主喪臣離邊彼炎方盡生荆棘興亡繼絕
義在於我納以長君拯其危弊比途梁主已入金陵藩
禮旣脩分義方篤越鳥之思豈忘南枝凡是梁民宜聽

反國以禮發遣丁卯帝如晉陽垂申親討茹茹甲戌諸
軍大會於祁連池乙亥出塞至渾狄谷百餘里內無水
泉六軍渴之俄而大雨戊寅梁主蕭明遣其子章兼侍
中袁泌兼散騎常侍楊裕奉表朝貢秋七月己卯帝頓
白道留輜重親率輕騎五千追茹茹壬午及於懷朔鎮
帝躬當矢石頻大破之遂至沃野獲其俟利藹焉力婁
阿帝吐頭發郁久間狀延等并口二萬餘牛羊數十萬
頭茹茹俟利郁久間李家提率部人數百降壬辰帝還
晉陽九月乙卯帝至自晉陽冬十月梁將陳霸先襲王
僧辯殺之廢蕭明復立蕭方智爲主辛亥帝如晉陽十

一月丙戌高麗遣使朝貢梁秦州刺史徐嗣輝南豫州
刺史任約等襲據石頭城竝以州內附壬辰大都督蕭
軌率衆至江遣都督柳達摩等渡江鎮石頭東南道行
臺趙彥深獲秦郡等五城戶二萬餘所在安輯之己亥
太保司州牧清河王岳薨是月柳達摩爲霸先攻逼以
石頭降十二月戊申庫莫奚遣使朝貢是年發夫一百
八十萬人築長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
七年春正月甲辰帝至自晉陽於鄴城西馬射大集衆
庶而觀之二月辛未詔常山王演等於涼風堂讀尚書
奏按論定得失帝親決之三月丁酉大都督蕭軌等率

衆濟江夏四月乙丑儀同叟獻率衆討魯陽蠻大破之
丁亥詔造金華殿五月景申漢陽王洽薨是月帝以肉
爲斷慈遂不復食六月乙卯蕭軌等與梁師戰於鍾山
之西遇霖雨失利軌及都督李希光王敬寶東方老軍
司裴英起竝沒士卒散還者十二三乙丑梁湘州刺史
王琳獻馴象是年脩廣三臺宮殿秋七月己亥大赦天
下八月庚申帝如晉陽九月甲辰庫莫奚遣使朝貢冬
十月丙戌契丹遣使朝貢是月發山東寡婦二千六百
人以配軍士有夫而濫奪者五分之一是月周又帝殂
十一月壬子詔曰崑山作鎮厥號神州瀛海爲池是稱

赤縣蒸民乃粒司牧存焉王者之制沿革迭起方割成
災肇分十二水土既平還復九州道或繁簡義在通時
殷因於夏無所改作然則日月纏於天次王公國於地
野皆所以上叶玄儀下符川嶽逮于秦政鞭撻區寓罷
侯置守天下爲家洎兩漢承基曹馬屬統其間損益難
以勝言魏自孝昌之季數鍾澆否祿去公室政出多門
衣冠道盡黔首塗炭銅馬鐵脛之徒黑山青犢之侶梟
張晉趙豕突燕秦綱紀從茲而頽彝章因此而紊是使
豪家大族鳩率鄉部託迹勤王規自署置或外家公主
女謁內成昧利納財啓立州郡離大合小本逐時宜剖

竹分符蓋不獲已牧守令長虛增其數求功錄實諒足
爲煩損害公私爲弊殊久旣乖爲政之禮徒有驅羊之
費自爾因循未遑刪改朕寅膺寶曆恭臨八荒建國經
野務存簡易將欲鎮躁歸靜反薄還淳苟失其中理從
刊正傍觀舊史逃聽前言周曰成康漢稱文景編戶之
多古今爲最而丁口減於疇日守令倍於昔辰非所以
馭俗調風示民軌物且五嶺內賓三江迴化拓土開疆
利窮南海但要荒之所舊多浮僞百室之邑便立州名
三戶之民空張郡目譬諸木犬猶彼泥龍循名督實事
歸烏有今所併省一依別制於是併省三州一百五十

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三鎮二十六戍又制刺史令盡行兼不給幹物十二月西魏相宇文覺受魏禪先是自西河總秦戍築長城東至於海前後所築東西凡三千餘里率十里一戍其要害置州鎮凡二十五所

八年春三月大熱人或暍死夏四月庚午詔諸取蝦蟇蜺蛤之類悉令停斷唯聽捕魚乙酉詔公私鷹鷂俱亦禁絕以太師咸陽王斛律金爲右丞相前大將軍扶風王可朱渾道元爲太傅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仁爲太保尚書令常山王演爲司空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尚書令尚書右僕射楊愔爲尚書左僕射以并省尚書右僕

射崔暹爲尚書右僕射上黨王渙錄尚書事是月帝在城東馬射勅京師婦女悉赴觀不赴者罪以軍法七日乃止五月辛酉冀州民劉向於京師謀逆黨與皆伏誅秋八月己巳庫莫奚遣使朝貢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市取少牢不得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禱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唯當務盡誠敬義同如在自夏至九月河北六州河南十二州畿內八郡大蝗是月飛至京師蔽日聲如風雨甲辰詔今年遭蝗之處免租是月周冢宰宇文護殺其主閔帝而立帝弟毓是爲明帝冬十月乙亥陳霸先弒

其主方智自立是爲陳武帝遣使稱藩朝貢是年於長城內築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九年春二月丁亥降罪人已丑詔限仲冬一月燎野不得他時行火損昆虫草木三月丁酉帝至自晉陽夏四月辛巳大赦是夏大旱帝以祈雨不應毀西門豹祠掘其冢山東大蝗差夫役捕而坑之是月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以城叛入於周五月辛巳尚書令長廣王湛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平秦王歸彥爲尚書左僕射甲辰以前尚書左僕射楊愔爲尚書令六月乙丑帝自晉陽北巡已巳至祁連池戊寅還晉陽秋七月辛丑給京畿

老人劉奴等九百四十三人版職及杖帽各有差戊申詔趙燕瀛定南營五州及司州廣平清河二郡去年蝨澇損田兼春夏少雨苗稼薄者免今年租賦八月乙丑至自晉陽甲戌帝如晉陽是月陳江州刺史沈泰以三千人內附先是發丁匠三十餘萬營三臺於鄴下因其舊基而高博之大起官室及遊豫園至是三臺成改銅爵曰金鳳金獸曰聖應冰井曰崇光十一月甲午帝至自晉陽登三臺御乾象殿朝讌羣臣竝命賦詩以新宮成丁酉大赦內外文武並進一大階丁巳梁湘州刺史王琳遣使請立蕭莊爲梁王仍以江州內屬令莊居之

十二月癸酉詔梁王蕭莊爲梁王進居九派戊寅以太
傅可朱渾道元爲太師司徒尉粲爲太尉冀州刺史段
韶爲司空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大司馬錄尚書事長
廣王湛爲司徒是月起大莊嚴寺是年殺永安王浚上
黨王渙

十年春正月戊戌以司空侯莫陳相爲大將軍甲寅帝
如遼陽甘露寺乙卯詔於麻城置衛州二月丙戌帝於
甘露寺禪居深觀唯軍國大政奏聞三月戊戌以侍中
高德政爲尚書右僕射丙辰帝至自遼陽是月梁主蕭
莊至郢州遣使朝貢閏四月丁酉以司州牧彭城王浹

爲司空侍中高陽王浟爲尚書右僕射乙巳以司空彭
城王浹兼太尉封皇子紹廉爲長樂郡王五月癸未誅
始平公元世東平公元景式等二十五家特進元韶等
十九家竝令禁止六月陳武帝殂兄子蒨立是爲文帝
秋八月戊戌封皇太子紹義爲廣陽郡王以尚書右僕
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射癸卯詔諸軍民或有父
祖改姓冒入元氏或假託攜認妄稱姓元者不問世數
遠近悉聽改復本姓九月己巳帝如晉陽是月使酈懷
則陸仁惠使於蕭莊冬十月甲午帝暴崩於晉陽宮德
陽堂時年三十一遺詔凡諸凶事一依儉約三年之喪

雖曰達禮漢文革剗通行自昔義有存焉同之可也喪
月之斷限以三十六日嗣主百寮內外遐邇奉制割情
悉從公除癸卯發喪歛於宣德殿十一月辛未梓宮還
京師十二月乙酉殯於太極前殿

乾明元年二月丙申葬於武寧陵諡曰文宣皇帝廟號
威宗武平初又改爲文宣廟號顯祖帝少有大度志識
沉敏外柔內剛果敢能斷雅好吏事測始知終理劇處
繁終日不倦初踐大位留心政術以法馭下公道爲先
或有違犯憲章雖密戚舊勳必無容舍內外清靖莫不
祇肅至於軍國幾策獨決懷抱規模宏遠有人君大畧

又以三方鼎峙諸夷未賓修繕甲兵簡練士卒左右宿
衛置百保軍士每臨行陣親當矢石鋒刃交接唯恐前
敵之不多屢犯艱危常致克捷常於東山遊讌以闢隴
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於御前立爲詔書宣示遠近將
事西伐是歲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爲度隴之計旣征
伐四克威振戎夏六七年後以功業自矜遂留連耽酒
肆行淫暴或躬自鼓舞歌謳不息從旦通宵以夜繼晷
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散髮胡服雜衣錦綵拔刃張弓
遊於市肆勳戚之第朝夕臨幸時乘駝駝牛驢不施鞍
勒盛暑炎赫隆冬酷寒或日中暴身去衣馳騁從者不

堪帝居之自若親戚貴臣左右近習侍從錯雜無復差
寺徵集淫媼分付從官朝夕臨視以爲娛樂凡諸殺害
多令支解或焚之於火或投之於河沉酗旣久彌以狂
惑至於末年每言見諸鬼物亦云聞異音聲情有憇芥
必在誅戮諸元宗室咸加屠剿未安上黨竝致冤酷高
隆之高德政杜弼王元景李椿之等皆以非罪加害嘗
在晉陽以稍戲刺都督尉子耀應手卽殞又在三臺大
光殿上以錄錄都督穆嵩遂至於死又嘗幸開府暴顯
家有都督韓恻無罪忽於衆中喚出斬之其餘酷濫不
可勝紀朝野憐憎各懷怨毒而素以嚴斷臨下加之默

識彊記百寮戰慄不敢爲非文武近臣朝不謀夕又多
所營繕百役繁興舉國騷擾公私勞弊凡諸賞賚無復
節限府藏之積遂至空虚自皇太后諸王及內外勳舊
愁懼危悚計無所出暨于末年不能進食唯數飲酒麴
蘖成災因而致斃

論曰高祖平定四胡威權延世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
號令所加政皆自出顯祖因循鴻業內外協從自朝及
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世樂推曾未朞月玄暹集已
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翕斯致治其後縱
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世未有饗國弗永實由

斯疾胤嗣殄絕固亦餘殃者也
贊曰天保定位受終攸屬奄宅區夏爰膺帝籙勢叶謳
歌情毀龜玉始存政術聞斯德音周遵克念乃肆其心
窮理殘虐盡性荒淫

北齊書卷四終

北齊書卷五

帝紀第五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廢帝

廢帝殷字正道文宣帝之長子也母曰李皇后天保元
年立為皇太子時年六歲性敏慧初學反語於跡字下
注云自反時侍者未達其故太子曰跡字足傍亦為跡
豈非自反耶常宴北宮獨令河間王勿入左右問其故

太子曰世宗遇賊處河間王復何宜在此文宣每言太子得漢家性質不似我欲廢之立太原王初詔國子博士李寶鼎傅之寶鼎卒復詔國子博士邢峙侍講太子雖富於春秋而溫裕開朗有人君之度貫綜經業省覽時政甚有美名七年冬文宣召朝臣文學者及禮學官於宮宴會令以經義相質親自臨聽太子手筆措問在坐莫不歎美九年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令楊愔傳旨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變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

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疋後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十年十一月文宣崩癸卯太子卽帝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內外百官普加汎級亡官失爵聽復資品庚戌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皇后爲皇太后詔九州軍人七十已上授以板職武官年六十已上及癯病不堪驅使者並皆放免土木營造金銅鐵諸雜作工一切停罷十一月乙卯以右丞相咸陽王斛律金爲左丞相以錄尚書事常山王演爲

太傅以司徒長廣王湛爲太尉以司空段韶爲司徒
平陽王淹爲司空高陽王湜爲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
琬爲司州牧侍中燕子獻爲右僕射戊午分命使者巡
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人疾苦十二月戊戌改
封上黨王紹仁爲漁陽王紹義爲范陽王長樂王紹廣
爲隴西王是歲周武成元年

乾明元年庚辰春正月癸丑朔改元己未詔寬徭賦癸
亥高陽王湜薨是月車駕至自晉陽癸亥以太傅常山
王演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太尉長廣王湛爲大司馬并
省錄尚書事以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爲司空趙郡

王叡爲尚書左僕射詔諸元良口配沒宮內及賜人者
並放免甲辰帝幸芳林園親錄囚徒死罪已下降免各
有差乙巳太師常山王演矯詔誅尚書令楊愔尚書左
僕射燕子獻領軍大將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散
騎常侍鄭子默戊申以常山王演爲大丞相都督中外
諸軍錄尚書事以大司馬長廣王湛爲太傅京畿大都
督以司徒段韶爲大將軍以前司空平陽王淹爲太尉
以司空平秦王歸彥爲司徒彭城王浹爲尚書令又以
高麗王世子湯爲使持節領東夷校尉遼東郡公高麗
王是月王琳爲陳所敗蕭莊自拔至和州三月甲寅詔

軍國事皆申晉陽稟大丞相常山王規等壬申封文襄
第二子孝珩爲廣寧王第三子長恭爲蘭陵王夏四月
癸亥詔河南定冀趙瀛滄南膠光青九州往因蝨水頗
傷時稼遣使分塗贍恤是月周明帝崩五月壬子以開
府儀同三司劉洪徽爲尚書右僕射秋八月壬午太皇
太后令廢帝爲濟南王令食一郡以犬丞相常山王演
入纂大統是日王居別宮皇建二年九月殂於晉陽年
十七帝聰慧夙成寬厚仁智天保間雅有令名及承大
位楊愔燕子獻宋欽道等同輔以常山王地親望重內
外畏服加以文宣初崩之日太后本欲立之故愔等竝

懷猜忌常山王憂悵乃白太后誅其黨時平秦王歸彥
亦預謀焉皇建二年秋天文告變歸彥慮有後害仍白
孝昭以王當咎乃遣歸彥馳駟至晉陽宮殺之王薨後
孝昭不豫見文宣爲祟孝昭深惡之厭勝術備設而無
益也薨三旬而孝昭崩大寧二年葬於武寧之西北諡
閔悼王初文宣命邢邵制帝名殷字正道帝從而尤之
曰殷家弟及正字一止吾身後兒不得也邵懼請改焉
文宣不許曰天也因謂孝昭帝曰奪時但奪慎勿殺也

北齊書卷五終

北齊書卷六

帝紀第六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日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孝昭

孝昭皇帝演字延安神武皇帝第六子文宣皇帝之母弟也幼而英特早有大成之量武明皇太后早所愛重魏元象元年封常山郡公及文襄執政遣中書侍郎李同軌就霸府為諸弟師帝所覽文籍源其指歸而不好

辭彩每歎云雖盟津之師左驂震而不駟同軌以爲能
遂篤志讀漢書至李陵傳恒壯其所爲焉聰敏過人所
與遊處一知其家諱終身未嘗誤犯同軌病卒又命開
府長流參軍刁柔代之性嚴褊不適誘訓之宜中被遣
出帝送出閣慘然斂容淚數行下左右莫不歔歔其敬
業重舊也如此天保初進爵爲王五年除并省尚書令
帝善斷割長於文理省內畏服七年從文宣還鄴文宣
以尚書奏事多有異同令帝與朝臣先論定得失然後
敷奏帝長於政術剖斷咸盡其理文宣歎重之八年轉
司空錄尚書事九年除大司馬仍錄尚書時文宣溺於

遊宴帝憂憤表於神色文宣覺之謂帝曰但令汝在我
何爲不縱樂帝唯啼泣拜伏竟無所言文宣亦大悲抵
盃於地曰汝以此嫌我自今敢進酒者斬之因取所御
盃盡皆壞棄後益沉湎或入諸貴戚家角力批拉不限
貴賤唯常山王至內外肅然帝又密撰事條將諫其友
王晞以爲不可帝不從因聞極言遂逢大怒順成后本
魏朝宗室文宣欲帝離之陰爲帝廣求淑媛望移其寵
帝雖承旨有納而情義彌重帝性頗嚴尚書郎中剖斷
有失輒加捶楚令史姦慝便卽考竟文宣乃立帝於前
以刀環擬脅召被帝罰者臨以白刃求帝之短咸無所

陳方見解釋自是不許咎筮郎中後賜帝魏時宮人醒而忘之謂帝擅取遂以刀環亂築因此致困皇太后日夜啼泣文宣不知所爲先是禁友王晞乃捨之令侍帝帝月餘漸瘳不敢復諫及文宣崩帝居禁中護喪事勿主卽位乃卽朝班除大傅錄尚書朝政皆決於帝月餘乃居藩邸自是詔勅多不關帝客或言於帝曰鷲鳥捨巢必有探卵之患今日之地何宜屢出乾明元年從廢帝赴鄴居于領軍府時楊愔燕子獻可朱渾天和宋欽道鄒子默等以帝威望旣重內懼權逼請以帝爲太師司州牧錄尚書事長廣王湛爲大司馬錄并省尚書事

解京畿大都督帝時以尊親而見猜斥乃與長廣王期獵謀之於野三月甲戌帝初上省旦發領軍府大風暴起壞所御車幔帝甚惡之及至省朝士咸集坐定酒數行於坐執尚書令楊愔右僕射燕子獻領軍可朱渾天和侍中宋欽道等於坐帝戎服與平原王段韶平秦王高歸彥領軍劉洪徽入自雲龍門於中書省前遇散騎常侍鄭子默又執之同斬於御府之內帝至東閣門都督成休寧抽刃呵帝帝令高歸彥喻之休寧厲聲大呼不從歸彥旣爲領軍素爲兵士所服悉弛仗休寧歎息而罷帝入至昭陽殿幼主太皇太后皇太后竝出臨

御坐帝奏愔等罪求伏專擅之辜時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絕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効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太皇太后又爲皇太后誓言帝無異志唯去逼而已高歸彥勅勞衛士解嚴永樂乃內刀而泣帝乃令歸彥引侍衛之士向華林園以京畿軍入守門閣斬娥永樂於園詔以帝爲大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相府佐史進位一等帝尋如晉陽有詔軍國大政咸諮決焉帝旣當大位知無不爲擇其令典考綜名實廢帝恭已以聽政太皇太后尋下令廢少主命帝統大業

皇建元年八月壬午皇帝卽位於晉陽宣德殿大赦改乾明元年爲皇建詔奉太皇太后還稱皇太后皇太后稱文宣皇后宮曰昭信乙酉詔自太祖創業已來諸有佐命功臣子孫絕滅國統不傳者有司搜訪近親以名聞當量爲立後諸郡國老人各授版職賜黃帽鳩杖又詔謬正之士竝聽進見陳事軍人戰亡死王事者以時申聞當加榮贈督將朝士名望素高位歷通顯天保以來未蒙追贈者亦皆錄奏又以廷尉中丞執法所在繩違按罪不得舞文弄法其官奴婢年六十已上免爲庶人戊子以太傅長廣王湛爲右丞相以太尉平陽王淹

爲太傅以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大司馬壬辰詔分遣大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人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甲午詔曰昔武王尅殷先封兩代漢魏二晉無廢茲典及元氏統歷不率舊章朕纂承大業思弘古典但二王三恪舊說不同可議定是非列名條奏其禮儀體式亦仰議之又詔國子寺可備立官屬依舊置生講習經典歲時考試其文襄帝所運石經宜卽施列於學館外州大學亦仰典司勤加督課景申詔九州勳人有重封者聽分授子弟以廣骨肉之恩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冬十一月辛亥立妃元氏爲皇后世子百年爲皇太子

賜天下爲父後者爵一級癸丑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光大之舞詔曰可庚申詔以故太師尉景故太師竇泰故太師太原王婁昭故太宰章武王暉狄干故太尉段榮故太師万俟普故司徒蔡儁故太師高乾故司徒莫多婁貸文故太保劉貴故太保封祖裔故廣州刺史王懷十二人配饗太祖廟庭故太師清河王岳故太宰安德王韓軌故太宰扶風王可朱渾道元故太師高昂故大司馬劉豐故太師万俟受洛干故太尉慕容紹

宗七人配饗世宗廟庭故太尉河東王潘相樂故司空
薛脩義故太傅破六韓常三人配饗顯祖廟庭是月帝
親戎北討庫莫奚出長城虜奔遼分兵致討大獲牛馬
括總入晉陽宮十二月景午車駕至晉陽

二年春正月辛亥祀圓丘壬子禘於太廟癸丑詔降罪
人各有差二月丁丑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
三府主簿錄事叅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二官尚書
郎中中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冬十月景子以
尚書令彭城王浹爲太保長樂王尉粲爲太尉已酉野
雉栖于前殿之庭十一月甲辰詔曰朕嬰此暴疾奄忽

無逮今嗣子冲眇未閑政術社稷業重理歸上德右丞
相長廣王湛研機測化體道居宗人雄之望海內瞻仰
同胞共氣家國所憑可遣尚書左僕射趙郡王叡喻旨
徵王統茲大寶其喪紀之禮一同漢文三十六日悉從
公除山陵施用務從儉約先是帝不豫而無闕聽覽是
月崩於晉陽宮時年二十七太寧元年閏十二月癸卯
梓宮還鄴上謚曰孝昭皇帝庚午塋於文靖陵帝聰敏
有識度深沉能斷不可窺測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儀望
風表迥然獨秀自居臺省留心政術閑明簿領吏所不
逮及正位宸居彌所尅勵輕徭薄賦勤恤人隱內無私

寵外收人物雖后父位亦特進無別日旻臨朝務知人之善惡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誠如卿言朕初臨萬機慮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安可久行恐後又嫌踈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也如此趙郡王獻與庫狄顯安侍坐帝曰須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常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耶帝握其手謝之又使直言

對曰陛下太細天子乃更似吏帝曰朕甚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性至孝太后不豫出居南宮帝行不正履容色貶悴衣不解帶殆將四旬殿去南宮五百餘步鷄鳴而去辰時方遠來去徒行不乘輦輦太后所苦小增便卽寢伏閣外食飲藥物盡皆躬親太后常心痛不自堪忍帝立侍帷前以爪掐手心血流出袖友愛諸弟無君臣之隔雄斷有謀于時國宮兵強將雪神武遺恨意在頓駕平陽爲進取之策遠圖不遂惜哉初帝與濟南約不相害及輿駕在晉陽武成鎮鄴望氣者云鄴城有天子

氣帝常恐濟南復興乃密行鴆毒濟南不從乃扼而殺
之後頗愧悔初苦內熱頻進湯散時有尚書令史姓趙
於鄴見文宣從楊愔燕子獻等西行言相與復讐帝在
晉陽宮與毛夫人亦見焉遂漸危篤備禳厭之事或煮
油四灑或持炬燒逐諸厲方出殿梁騎棟上歌呼自若
了無懼容時有天狗下乃於其所講武以厭之有兎驚
馬帝墜而絕肋太后視疾問濟南所在者三帝不對太
后怒曰殺之耶不用吾言死其宜矣臨終之際唯扶服
床枕叩頭求哀遣使詔追長廣王入纂大統手書云宜
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論曰神武平定四方威權在己遷鄴之後雖主器有人
號令所加政皆自出文宣因循鴻業內外時從自朝及
野羣心屬望東魏之地舉國樂推曾未朞月遂登宸極
始則存心政事風化肅然數年之間朝野安乂其後縱
酒肆欲事極猖狂昏邪殘暴近代未有饗國不永實由
斯疾濟南繼業大革其弊風教粲然搢紳稱幸股肱輔
弼雖懷厥誠既不能贊弘道德和睦親懿又不能遠慮
防身深謀衛主應斷不斷口取其咎臣既誅夷君尋廢
辱皆任非其器之所致爾孝昭早居臺閣故事通明人
吏之間無所不委文宣崩後大革前弊及臨尊極留心

更深時人服其明而譏其細也情好稽古率由禮度將封先代之胤且敦學校之風徵召英賢文武畢集于時周氏朝政移於宰臣主將相猜不無危殆乃睽關右實懷兼并之志經謀宏遠寔富代之明主而降年不永其故何哉豈幽顯之間實有報復將齊之基乎止在於斯帝欲大之天不許也

北齊書卷六終

北齊書卷七

帝紀第七

隋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南宮中書侍郎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武成

世祖武成皇帝諱湛神武皇帝第九子孝昭皇帝之母弟也儀表瓌傑神武尤所鍾愛神武方招懷荒遠乃為帝聘蠕蠕太子菴羅辰女號隣和公主帝時年八歲冠服端嚴神情閒遠華戎歎異元象中封長廣郡公天保

初進爵爲王拜尚書令尋兼司徒遷太尉乾明初楊愔等密相踈忌以帝爲大司馬領并州刺史帝旣與孝昭謀誅諸執政遷太傅錄尚書事領京畿大都督皇建初進位右丞相孝昭幸晉陽帝以懿親居守鄴政事咸見委託二年孝昭崩遺詔徵帝入統大位及晉陽宮發喪於崇德殿皇太后令所司宣遺詔左丞相斛律金率百僚敦勸三奏乃許之

大寧元年冬十一月癸丑皇帝卽位於南宮大赦改皇建二年爲大寧乙卯以司徒平秦王歸彥爲太傅以尚書右僕射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以太尉尉粲爲太保以

尚書令段韶爲大司馬以豐州刺史婁叡爲司空以太傅平陽王淹爲太宰以太保彭城王浹爲太師錄尚書事以冀州刺史博陵王濟爲太尉以中書監任城王湝爲尚書左僕射以并州刺史斛律光爲右僕射封孝昭皇帝太子百年爲樂陵郡王庚申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是歲周武帝保定元年河清元年春正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辛巳祀南郊壬午享大廟景成立妃胡氏爲皇后子緯爲皇太子大赦內外百官曾加沉級諸爲父後者賜爵一級己亥以前定州刺史馮翊王潤爲尚書左僕射詔斷屠殺以順春

令二月丁未以太宰平陽王淹爲清州刺史太傅領司
徒以領軍大將軍宗師平秦王歸彥爲太宰冀州刺史
乙卯以兼尚書令任城王潛爲司徒詔散騎常侍崔瞻
聘于陳夏四月辛丑皇太后婁氏崩乙巳青州刺史上
言今月庚寅河濟清以河濟清改大寧二年爲河清降
罪人各有差五月甲申祔葬武明皇后於義平陵巳丑
以尚書右僕射斛律光爲尚書令秋七月太宰冀州刺
史平秦王歸彥據州反詔大司馬段韶司空婁叡計擒
之乙未斬歸彥并其三子及黨與二十人於都市丁酉
以大司馬段韶爲太傅以司空婁叡爲司徒以太傅平

陽王淹爲太宰以尚書令斛律光爲司空以太子太傅
趙郡王叡爲尚書令中書監河間王孝琬爲尚書左僕
射癸亥行幸晉陽陳人來聘冬十一月丁丑詔兼散騎
常侍封孝琰使於陳十二月景辰車駕至自晉陽是歲
殺太原王紹德

二年春正月乙亥帝詔臨朝堂策試秀才以太子少傅
魏收爲兼尚書右僕射巳卯兼右僕射魏收以阿縱除
名丁丑以武明皇后配祭北郊辛卯帝臨都亭錄見囚
降在京罪人各有差三月乙丑詔司空斛律光督五營
軍士築戍於軹關壬申室韋國遣使朝貢景戌以兼尚

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夏四月并汾京東雍南汾
五州蟲旱傷稼遣使賑恤戊午陳人來聘五月壬午詔
以城南雙堂閨位之苑迴造大總持寺六月乙巳齊州
言濟河水口見八龍昇天乙卯詔兼散騎常侍崔子武
使于陳庚申司州牧河南王孝瑜薨秋八月辛丑詔以
三臺宮爲大興聖寺冬十二月癸巳陳人來聘己酉周
將楊忠師突厥阿史那可汗等二十餘萬人自恒州
分爲三道殺掠吏人是時大雨雪連月南北千餘里平
地數尺霜晝下雨血於太原戊午帝至晉陽己未周軍
逼并州又遣大將軍達奚武帥衆數萬至東雍及晉州

與突厥相應是歲室韋庫莫奚靺鞨契丹竝遣使朝貢
三年春正月庚申朔周軍至城下而陳戰於城西周軍
及突厥大敗人畜死者相枕數百里不絕詔平原王段
韶追出塞而還三月辛酉以律令班下大赦己巳盜殺
太師彭城王浹庚辰以司空斛律光爲司徒以侍中武
興王普爲尚書左僕射甲申以尚書令馮翊王潤爲司
空夏四月辛卯詔兼散騎常侍皇甫亮使於陳五月甲
子帝至自晉陽壬午以尚書令趙郡王叡爲錄尚書事
以前司徒婁叡爲太尉甲申以太傅段韶爲太師丁亥
以太尉任城王潛爲大將軍壬辰行幸晉陽六月庚子

大雨晝夜不息至甲辰乃止是月晉陽訛言有鬼兵百
姓競擊銅鐵以捍之殺樂陵王百年歸宇文媼于周秋
九月乙丑封皇子綽爲南陽王儼爲東平王是月歸閻
媼于周陳人來聘突厥寇幽州入長城虜掠而還閏月
乙未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州免其租調乙巳突厥寇
幽州周軍三道竝出使其將尉遲迥寇洛陽楊標入軹
關權景宣趣懸瓠冬十一月甲午迥等圍洛陽戊戌詔
兼散騎常侍劉逖使於陳甲辰太尉婁叡大破周軍於
軹關擒楊標十二月乙卯豫州刺史王士良以城降周
將權景宣丁巳帝自晉陽南討己未太宰平陽王淹薨

壬戌太師段韶大破尉遲迥等解洛陽圍丁卯帝至洛
陽免洛州經周軍虐一年租賦赦州城內死罪己下囚
己巳以太師段韶爲太宰以司徒斛律光爲太尉并州
刺史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壬申帝至武牢經滑臺次
於黎陽所經減降罪人景子車駕至自洛陽是歲高麗
靺鞨新羅竝遣使朝貢山東大水饑死者不可勝計詔
發賑給事竟不行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大將軍任城王潛爲大司馬辛未
幸晉陽二月甲寅詔以新羅國王金真興爲使持節東
夷校尉樂浪郡公新羅王壬申以年穀不登禁酤酒己

卯詔減百官食粟各有差三月戊子詔給西兗梁滄趙州司州之東郡陽平清河武都冀州之長樂渤海遭水潦之處貧下戶粟各有差家別斗升而已又多不付是月彗星見物隕於殿庭如赤漆鼓帶小鈴殿上石自起兩兩相對又有神見於後園萬壽堂前山穴中其體壯大不辨其面兩齒絕白長出於脣帝直宿嬪御已下七百人咸見焉帝又夢之夏四月戊午大將軍東安王婁叡坐事免乙亥陳人來聘太史奏天文有變其占當有易主景子乃使太宰段韶兼太尉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皇太子大赦改元爲天統元年百官進級降罪各

有差又詔皇太子妃斛律氏爲皇后於是羣公上尊號爲大上皇帝軍國大事咸以奏聞始將傳政使內參乘子尚乘驛送詔書於鄴子尚出晉陽城見入騎隨後忽失之尚未至鄴而其言已布矣天統四年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於鄴宮軋壽堂時年三十二諡曰武威皇帝廟號世祖二月甲申葬於永平陵

北齊書卷七終

北齊書卷八

帝紀第八

嗆太子通事舍人李百藥撰

皇明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署國子監事臣李騰芳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後主

幼主

後主諱緯字仁綱武成皇帝之長子也母曰胡皇后夢於海上坐玉盆日入裙下遂有娠天保七年五月五日生帝於并州邸帝少美容儀武成特所愛寵拜王世子

及武成人纂大業大寧二年正月景戌立爲皇太子河
清四年武成禪位於帝

天統元年夏四月景子皇帝卽位於晉陽宮大赦改河
清四年爲天統丁丑以太保賀拔仁爲太師太尉侯莫
陳相爲太保司空馮翊王潤爲司徒錄尚書事趙郡王
獻爲司空尚書左僕射河間王孝琬爲尚書令庚寅以
瀛州刺史尉粲爲太尉斛律光爲大將軍東安王婁獻
爲太尉尚書右僕射趙彥深爲左僕射六月壬戌彗星
出文昌東北其大如手後稍長乃至丈餘百日乃滅己
巳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王季高使於陳秋七月乙

未太上皇帝詔增置都水使者一人冬十一月癸未太
上皇帝至自晉陽己丑太上皇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
爲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爲武明皇后其文宣
謚號委有司議定十二月庚戌太上皇帝狩於北郊壬
子狩於南郊乙卯狩於西郊壬戌太上皇帝幸晉陽丁
卯帝至自晉陽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爲威宗
景烈皇帝是歲高麗契丹靺鞨竝遣使朝貢河南大疫
二年丙戌春正月辛卯祀圓丘癸巳裕祭於太廟詔降
罪人各有差景申以吏部尚書尉瑾爲尚書右僕射庚
子行幸晉陽二月庚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壬子陳人

來聘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三臺施興聖寺以旱故
降禁囚夏四月陳文帝殂五月乙酉以兼尚書左僕射
武興王普爲尚書令己亥封太上皇帝子儼爲東平王
仁弘爲齊安王仁固爲北平王仁英爲高平王仁光爲
淮南王六月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韋道儒聘於陳
秋八月太上皇帝幸晉陽冬十月己卯以太保侯莫陳
相爲太傅大司馬任城王潛爲太保太尉婁叡爲大司
馬徒馮翊王潤爲太尉開府儀同三司韓祖念爲司徒
十一月大雨雪盜竊太廟御服十二月乙丑陳人來聘
是歲殺河間王孝琬突厥靺鞨國竝遣使朝貢於周爲

天和元年

三年春正月壬辰太上皇帝至自晉陽乙未大雪平地
三尺戊戌太上皇帝詔京官執事散官三品已上各舉
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
史尚書都檢校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一人鄴宮
九龍殿災延燒西廊二月壬寅帝加元服大赦九州
職人各進四級內外百官普進二級夏四月癸丑太上
皇帝詔兼散騎常侍司馬勿之使於陳五月甲午太上
皇帝詔以領軍大將軍東平王儼爲尚書令乙未大風
晝晦發屋拔樹六月己未太上皇帝詔封皇子仁機爲

西河王仁約爲樂浪王仁儉爲潁川王仁雅爲安樂王
仁統爲丹陽王仁謙爲東海王閏六月辛巳左丞相斛
律金薨壬午太上皇帝詔尚書令東平王儼錄尚書事
以尚書左僕射趙彥深爲尚書令并省尚書左僕射婁
定遠爲尚書左僕射中書監徐之才爲右僕射秋八月
辛未太上皇帝詔以太保任城王潛爲太師太尉馮翊
王潤爲大司馬太宰段韶爲左丞相太師賀拔仁爲右
丞相太傅侯莫陳相爲太宰大司馬婁叡爲太傅大將
軍斛律光爲太保司徒韓祖念爲大將軍司空趙郡王
叡爲太尉尚書令東平王儼爲司徒九月巳酉太上皇

帝詔諸寺署所縮雜保戶姓高者天保之初雖有優勅
權假力用未免者今可悉蠲雜戶任屬郡縣一准平人
丁巳太上皇帝幸晉陽是秋山東大水人饑僵尸滿道
冬十月突厥大莫婁室韋百濟靺鞨等國各遣使朝貢
十一月甲午以晉陽大明殿成故大赦文武百官進二
級免并州居城太原一郡來年租賦癸未太上皇帝至
自晉陽十二月巳巳太上皇帝詔以故左丞相趙郡王
琛配饗神武廟庭

四年正月詔以故清河王岳河東王潘相樂十人並配
饗神武廟庭癸亥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鄭大護使

於陳三月乙巳太上皇帝詔以司徒東平王儼爲大將軍南陽王綽爲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徐顯秀爲司空開府儀同三司廣寧王孝珩爲尚書令夏四月辛未鄴宮昭陽殿災及宣光瑤華等殿辛巳太上皇帝幸晉陽五月癸卯以尚書右僕射胡長仁爲左僕射中書監和士開爲右僕射壬戌太上皇帝至自晉陽自正月不雨至於六月甲子朔大雨甲申大風拔木折樹是月彗星見于東井秋九月景申周人來通和太上皇帝詔侍中斛斯文畧報聘于周冬十月辛巳以尚書令廣寧王孝珩爲錄尚書左僕射胡長仁爲尚書令右僕射和士

開爲左僕射中書監唐邕爲右僕射十一月壬辰太上皇帝詔兼散騎常侍李翥使於陳是月陳安成王頊廢其主伯宗而自立十二月辛未太上皇帝崩景子大赦九州職人曾加一級內外百官并加兩級戊寅太上皇后尊號爲皇太后甲申詔細作之務及所在百工悉罷之又詔掖庭晉陽中山官人等及鄴下并州太官官口二處其年六十已上及有癯患者仰所司簡放庚寅詔天保七年已來諸家緣坐配流者所在令還是歲契丹靺鞨國竝遣使朝貢

五年春正月辛亥詔以金鳳等三臺未入寺者施大興

聖寺是月殺定州刺史博陵王濟二月乙丑詔應宮刑者會免刑爲宮口又詔禁網捕鷹鷂及畜養籠放之物癸酉大莫婁國遣使朝貢己丑改東平王儼爲琅邪王詔侍中叱列長文使於周是月殺太尉趙郡王叡三月丁酉以司空徐顯秀爲太尉并省尚書令婁定遠爲司空是月行幸晉陽夏四月甲子詔以并州尚書省爲大基聖寺晉祠爲大崇皇寺乙丑車駕至自晉陽秋七月己丑詔降罪人各有差戊申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冬十月壬戌詔禁造酒十二月辛丑詔以太保斛律光爲太傅大司馬馮翊王潤爲

太保大將軍琅邪王儼爲大司馬十二月庚午以開府儀同三司蘭陵王長恭爲尚書令庚辰以中書監魏收爲尚書右僕射

武平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太師并州刺史東安王婁叡薨戊申詔兼散騎常侍裴獻之聘于陳二月癸亥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帶方郡公王如故己巳以太傅咸陽王斛律光爲右丞相并州刺史右丞相安定王賀拔仁爲錄尚書事冀州刺史任城王潛爲太師景子降死罪己下囚閏月戊戌錄尚書事安定王賀拔仁薨三月辛酉以開府儀同三司徐之才

爲尚書左僕射夏六月乙酉以廣寧王孝珩爲司空甲辰以皇子恒生故大赦內外百官普進二級九州職人普進四級己酉詔以開府儀同三司唐邕爲尚書右僕射秋七月癸丑封孝昭皇帝子彥基爲城陽王彥康爲定陵王彥忠爲梁郡王甲寅以尚書令蘭陵王長恭爲錄尚書事中領軍和士開爲尚書令癸亥靺鞨國遣使朝貢癸酉以華山王凝爲太簿八月辛卯行幸晉陽九月乙巳立皇子恒爲皇太子冬十月辛巳以司空廣寧王孝珩爲司徒以上洛王思宗爲司空封蕭莊爲梁王戊子曲降并州死罪已下囚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

諡號爲顯祖文宣皇帝十二月丁亥車駕至自晉陽詔左丞相斛律光出晉州道脩城戍

二年春正月丁巳詔兼敬騎常侍劉環儁使於陳戊寅以百濟王餘昌爲使持節都督東青州刺史二月壬寅以錄尚書事蘭陵王長恭爲太尉并省錄尚書事趙彥深爲司空尚書令和士開錄尚書事左僕射徐之才爲尚書令右僕射唐邕爲左僕射吏部尚書馮子琮爲右僕射夏四月壬午以大司馬琅邪王儼爲太保甲午陳遣使連和謀伐周朝議弗許六月段韶攻周汾州尅之獲刺史楊敷秋七月庚午太尉琅邪王儼矯詔殺錄尚

書事和士開於南臺卽日誅領軍大將軍庫狄伏連侍
書御史王子宜等尚書左僕射馮子琮賜死殿中八月
巳亥行幸晉陽九月辛亥以大師任城王潛爲太宰馮
翊王潤爲太師巳未左丞相平原王段韶薨戊午曲降
并州界內死罪巳下各有差庚午殺太保琅邪王儼壬
申陳人來聘冬十月罷京畿府入領軍府巳亥車駕至
自晉陽十一月庚戌詔侍中赫連子悅使於周景寅以
徐州行臺廣寧王孝珩錄尚書事庚午以錄尚書事廣
寧王孝珩爲司徒癸酉以右丞相斛律光爲左丞相
三年春正月巳巳祀南郊辛亥追贈故琅邪王儼爲楚

王二月巳卯以衛菩薩爲太尉丁巳以并省吏部尚書
高元海爲尚書右僕射庚寅以左僕射唐邕爲尚書令
侍中祖延爲左僕射是月勅撰上元洲苑御覽後改名聖
壽堂御覽三月辛酉詔文武官五品巳上各舉一人是
月周誅冢宰宇文護夏四月周人來聘秋七月戊辰誅
左丞相咸陽王斛律光及其弟幽州行臺荆山公豐樂
八月庚寅廢皇后斛律氏爲庶人以太宰任城王潛爲
右丞相太師馮翊王潤爲太尉蘭陵王長恭爲大司馬
廣寧王孝珩爲大將軍安德王延宗爲大司徒使領軍
封輔相聘于周戊子拜右昭儀胡氏爲皇后巳丑以司

州牧北平王仁堅爲尚書令特進許季良爲左僕射彭
城王寶德爲右僕射癸巳行幸晉陽是月聖壽堂御覽
成勅付史閣後改爲脩文殿御覽九月陳人來聘冬十
月降死罪已下囚甲午拜弘德夫人穆氏爲左皇后大
赦十二月辛丑廢皇后胡氏爲庶人是歲新羅百濟勿
吉突厥竝遣使朝貢於周爲建德元年

四年春正月戊寅以并省尚書令高阿那肱爲錄尚書
事庚辰詔兼散騎常侍崔象使於陳是月鄴都并州竝
有狐媚多截人髮二月乙巳拜左皇后穆氏爲皇后景
午置文林館乙卯以尚書令北平王仁堅爲錄尚書事

丁巳行幸晉陽是月周人來聘三月辛未盜入信州殺
刺史和士休南兖州刺史鮮于世榮討平之庚辰車駕
至晉陽夏四月戊午以大司馬蘭陵王長恭爲太保大
將軍定州刺史南陽王綽爲大司馬大司馬太尉衛菩
薩大將軍司徒安德王延宗爲太尉司空武興王曾爲
司徒開府儀同三司宜陽王趙彥深爲司空癸丑祈皇
祠壇壇蒞之內忽有車軌之轍按驗傍無人跡不知車
所從來乙卯詔以爲大慶班告天下巳未周人來聘五
月景子詔史官更撰魏書癸巳以領軍穆提婆爲尚書
左僕射以侍中中書監段孝言爲右僕射是月開府儀

同三司尉破胡長孫洪畧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
南大敗破胡走以免洪畧戰沒遂陷秦涇二州明徹進
陷和合二州是月殺太保蘭陵王長恭六月明徹進軍
圍壽陽壬子幸南苑從官暍死者六十人以錄尚書事
高阿那肱爲司徒景辰詔開府王師羅使於周九月校
獵于鄴東冬十月陳將吳明徹陷壽陽辛丑殺侍中崔
季舒張彫虎散騎常侍劉逖封孝琰黃門侍郎裴澤郭
遵癸卯行幸晉陽十二月戊寅以司徒高阿那肱爲右
丞相是歲高麗靺鞨竝遣使朝貢突厥使來求婚
五年春正月乙丑置左右娥英各一人二月乙未車駕

至自晉陽朔州行臺南安王思好反辛丑行幸晉陽尚
書令唐邕等大破思好投火死焚其屍并其妻李氏丁
未車駕至自晉陽甲寅以尚書令唐邕爲錄尚書事夏
五月大旱晉陽得死魃長二尺面頂各二目帝聞之使
刻木爲其形以獻庚午大赦丁亥陳人寇淮北秋八月
癸卯行幸晉陽甲辰以高勵爲尚書右僕射是歲殺南
陽王綽

六年春三月乙亥車駕至自晉陽丁丑烹妖賊鄭子饒
於都市是月周人來聘夏四月庚子以中書監楊休之
爲尚書右僕射癸卯靺鞨遣使朝貢秋七月甲戌行幸

晉陽八月丁酉冀定趙幽滄瀛六州大水是月周師入洛川屯芒山攻逼洛城縱火船焚浮橋河橋絕閏月巳丑遣右丞相高阿那肱自晉陽禦之師次河陽周師夜遜庚辰以司空趙彥深爲司徒斛律阿列羅爲司空辛巳以軍國資用不足稅關市舟車山澤鹽鐵店肆輕重各有差開酒禁

七年春正月壬辰詔去秋已來水潦人饑不自立者所在付大寺及諸富戶濟其性命甲寅大赦乙卯車駕至自晉陽二月辛酉括雜戶女年二十巳下十四巳上未嫁悉集省隱匿者家長處死刑二月景寅風從西北起

發屋拔樹五日乃止夏六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庚申司徒趙彥深薨秋七月丁丑大雨霖是月以水滂遣使巡撫流亡人戶八月丁卯行幸晉陽雉集於御坐獲之有司不敢以聞詔營邯鄲宮冬十月景辰帝大狩於祁連池周師攻晉州癸亥帝還晉陽甲子出兵大集晉祠庚午帝發晉陽癸酉帝列陣而行上鷄栖原與周齊王憲相對至夜不戰周師斂陣而退十一月周武帝退還長安留偏師守晉州高阿那肱等圍晉州城戊寅帝至圍所十二月戊申武帝來救晉州庚申戰于城南我軍大敗帝棄軍先還癸丑入晉陽憂懼不知所之甲寅大赦

帝謂朝臣曰周師甚盛若何羣臣咸曰天命未改一得一失自古皆然宜停百賦安慰朝野收拾遺兵背城死戰以存社稷帝意猶豫欲向北朔州乃留安德王延宗廣寧王孝珩等守晉陽若晉陽不守卽欲奔突厥羣臣皆曰不可帝不從其言開府儀同三司賀拔伏恩封輔相慕容鍾葵等宿衛近臣三十餘人西奔周師乙卯詔募兵遣安德王延宗爲左廣寧王孝珩爲右延宗入見帝告欲向北朔州延宗泣諫不從帝密遣王康德與中人齊紹等送皇太后皇太子於北朔州景辰帝幸城南軍營勞士其夜欲遜諸將不從丁巳大赦改武平七年

爲隆化元年其日穆提婆降周詔除安德王延宗爲相國委以備禦延宗流涕受命帝乃夜斬五龍門而出欲走突厥從官多散領軍梅勝郎叩馬諫乃迴之鄴時唯高阿那肱等十餘騎廣寧王孝珩襄城王彥道續至得數十人同行戊午延宗從衆議卽皇帝位於晉陽改隆化爲德昌元年庚申帝入鄴辛酉延宗與周師戰於晉陽大敗爲周師所虜帝遣募人重加官賞雖有此言而竟不出物廣寧王孝珩奏請出宮人及珍寶班賜將士帝不悅斛律孝卿居中受委帶甲以處分請帝親勞爲帝撰辭且曰宜慷慨流涕感激人心帝旣出臨衆將令

之不復記所受言遂大笑左右亦群哈將士莫不解體於是自大丞相已下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等官竝增貲而授或三或四不可勝數甲子皇太后從北道至引文武一品已上入朱華門賜酒食給紙筆問以禦周之方羣臣各異議帝莫知所從又引高元海宋士素盧思道李德林等欲議禪位皇太子先是望氣者言當有革易於是依天統故事授位幼主

幼主名恒帝之長子也母曰穆皇后武平元年六月生於鄴其年十月立爲皇太子隆化二年春正月乙亥卽皇帝位時八歲改元爲承光元年大赦尊皇太后爲太

皇太后帝爲太上皇帝后爲太上皇后於是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太上皇帝往河外募兵更爲經畧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丁丑太皇太后太上皇自鄴先趣濟州周師漸逼癸未幼主又自鄴東走己丑周師至紫陌橋癸巳燒城西門太上皇將百餘騎東走乙亥渡河入濟州其日幼主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湝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綬於瀛州孝卿乃以之歸周又爲任城王詔尊太上皇爲無上皇幼主爲守國天王留太皇太后濟州遣高阿那肱留守太上皇并皇后攜幼主走青州韓長鸞鄧顯等數十

人從太上皇既至青州卽爲入陳之計而高阿那肱召周軍約生致齊主而屢使人告言賊軍在遠已令人燒斷橋路太上所以停緩周軍奄至青州太上窘急將遜於陳置金囊於鞍後與長鸞淑妃等十數騎至青州南鄧村爲周將尉遲綱所獲送鄴周武帝與抗賓主禮并太后幼主諸王俱送長安封帝溫國公至建德七年誣與宜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及延宗等數十人無少長咸賜死神武子孫所存者一二而已至大象末陽休之陳德信等啓大丞相隋公請收葬聽之葬長安北源洪瀆川帝幼而令善及長頗學綴文置文林館引諸文士焉

而言語澁訥無志度不喜見朝士自非寵私昵狎未嘗交語性懦不堪人視者卽有忿責其奏事者雖三公令錄莫得仰視皆畧陳大旨驚走而出每災異寇盜水旱亦不貶損唯諸處設齋以此爲修德雅信巫覡解禱無方初琅邪王舉兵人告者誤云庫狄伏連反帝曰此必仁威也又斛律光死後諸武官舉高思好堪大將軍帝曰思好喜反皆如所言遂自以策無遺筭乃益驕縱盛爲無愁之曲帝自彈胡琵琶而唱之侍和之者以百數人間謂之無愁天子嘗出見群屬盡殺之或剝人面皮而視之任陸令萱和士開高阿那肱穆提婆韓長鸞等

宰制天下陳德信鄧長顛何洪珍參預機權各引親黨
超居非次官由財進獄以賄成其所以亂政害人難以
備載諸宮奴婢闖人商人胡戶雜戶歌舞人見鬼人濫
得富貴者將萬數庶姓封王者百數不復可紀開府千
餘儀同無數領軍一時二十連判文書各作依字不具
姓名莫知誰也諸貴寵祖禰追贈官歲一進位極乃止
宮掖婢皆封郡君宮女寶衣玉食者五百餘人一裙直
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衣夕弊承武成之奢麗
以爲帝王當然乃更增益宮苑造偃武脩文臺其嬪嬙
諸宮中起鏡殿寶殿瑋瑁殿丹青彫刻妙極當時又於

晉陽起十二院壯麗逾於鄴下所愛不恒數毀而又復
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窮無時休息鑿
晉陽西山爲大佛像一夜然油萬盆光照宮內又爲胡
昭儀起大慈寺未成改爲穆皇后大寶林寺窮極工巧
運石填泉勞費億計人牛死者不可勝紀御馬則籍以
羶蜀食物有十餘種將合牝牡則設青廬具牢饌而親
觀之狗則飼以梁肉馬及鷹犬乃有儀同郡君之號故
有赤彪儀同逍遙郡君凌霄郡君高思好書所謂駁龍
逍遙者也犬於馬上設褥以抱之鬪鷄亦號開府犬馬
鷄鷹多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犬肉以飼之至數日

乃死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之市躬自交易嘗築西鄙諸城使人衣黑衣爲羌兵鼓噪陵之親率內叅臨拒或實彎弓射人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驚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曾一夜索蝎及旦得三升特愛非時之物取求火急皆須朝徵夕辦當勢者因之貸一而責十焉賦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旣殫帑藏空竭乃賜諸佞幸賣官或得郡兩三或得縣六七各分州郡下逮鄉官亦多降中者故有勅用州主簿勅用郡功曹於是州縣職司多出富商大賈競爲貪縱人不聊生爰自鄴都及諸州郡所在徵稅百端

俱起凡此諸役皆漸於武成至帝而增廣焉然未嘗有惟薄淫穢唯此事頗優於武成云初河清末武成夢大螬攻破鄴城故索境內螬膏以絕之識者以後主名聲與螬相協亡齊徵也又婦人皆剪剔以着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又爲刀子者刃皆狹細名曰盡勢遊童戲者好以兩手持繩拂地而却上跳且唱曰高末高末之言蓋高氏運祚之末也然則亂亡之數蓋有兆云

論曰武成風度高爽經策弘長文武之官俱盡其力有

帝王之量矣但愛狎庸豎委以朝權帷薄之間淫侈過度滅亡之兆其在斯乎玄象告變傳位元子名號雖殊政猶已出迹有虛飭事非憲典聰明臨下何易可誣又河南河間樂陵等諸王或以時嫌或以猜忌皆無罪而殞非所謂知命任天道之義也後主以中庸之姿懷易染之性永言先訓教匪義方始自襁褓至于傳位隔以正人閉其善道養德所履異乎春誦夏弦過庭所聞莫非不軌不物輔之以中宮姊媪屬之以麗色淫聲縱鞮繼之娛恣朋淫之好語曰從惡若崩蓋言其易武平在御彌見淪胥罕接朝士不親政事一日萬機委諸凶族

內侍帷幄外吐絲綸威厲風霜志迴天日虐人害物搏齒無厭賣獄鬻官溪壑難滿重以名將貽禍忠臣顯戮始見浸弱之萌俄觀土崩之勢周武因機遂混區夏悲夫蓋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自然之理矣

鄭文貞公魏徵愬而論之曰神武以雄傑之姿始基霸業文襄以英明之畧伐叛柔遠于時喪君有君師出以律河陰之役摧宇文如反掌滎陽之戰掃侯景如拉枯故能氣攝西隣威加南服王室是賴東夏宅心文宣因累世之資膺樂推之會地居當璧遂遷魏鼎懷譎詭非常之才運屈奇不測之智網羅俊乂明察臨下文武名

臣盡其力用親戎出塞命將臨江定單于於龍城納長
君於梁國外內充實疆場無警胡騎息其南侵秦人不
敢東顧旣而荒淫敗德周念作狂爲善未能亡身餘殃
足以傳後得以壽終幸也胤嗣不永宜哉孝昭地逼身
危途取順守外敷文教內蘊雄圖將以牢籠區域奄一
函夏享齡不永勩用無成若或天假之年足使秦吳盱
食武成卽位雅道陵遲昭襄之風灌焉已墜洎乎後主
外內芴離衆潰於平陽身禽於青土天道深遠或未易
談吉凶由人抑可揚權觀夫有齊全盛控帶遐阻西苞
汾晉南極江淮東盡海隅北漸沙漠六國之地我獲其

五九州之境彼分其四料甲兵之衆寡校帑藏之虛實
折衝千里之將帷幄六奇之士比二方之優劣無等級
以寄言然其太行長城之固自若也江淮汾晉之險不
移也帑藏輸稅之賦未虧也士庶甲兵之衆不缺也然
而前王用之而有餘後主守之而不足其故何哉前王
之御時也沐雨櫛風拯其溺而救其焚信賞必罰安而
利之旣與共其存亡故得同其生死後主則不然以人
從欲損物益已彫墻峻宇酣酒嗜音酈肆遍於宮園會
色荒於外內俾晝作夜罔水行舟所欲必成所求必得
旣不軌不物又暗於聽受忠信不聞萋斐必入視人如

草芥從惡如順流倭闖處當軸之權婢媪擅迴天之力
賣官鬻獄亂政淫刑剝削被於忠良祿位加於犬馬讒
邪竝進法令多聞持瓢者非止百人搖樹者不唯一手
於是土崩瓦解衆叛親離顧瞻周道咸有西歸之志方
更盛其宮觀窮極荒淫謂黔首之可誣指白日以自保
馳倒戈之旅抗前歌之師五世崇基一舉而滅豈非鑄
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歟抑又聞之皇天無
親唯德是輔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齊自河清
之後逮于武平之末土木之功不息嬪嬙之選無已征
稅盡人力殫物產無以給其求江海不能贍其欲所謂
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火旣熾矣更負薪以足之數旣窮矣又爲惡以促之欲
求大厦不燔延期過曆不亦難乎由此言之齊氏之敗
亡蓋亦由人匪唯天道也

北齊書卷八終

